



春秋胡氏傳纂疏十一冊元

刻本

第十一

卷二十三

二十四葉全

卷二十四

四十二葉全

春秋卷之二十三

胡氏傳

襄公下

後學新安汪克寬附錄纂疏

乙酉 靈王二十有七年 晉平十一 魯景四十六 鄭簡二十一 曹武九

聘如逆婦姜二國不通好者二十年今景公不事侵伐

先遣賈卿聘于魯亦云賢矣 魯公曰夫鄭夏叔孫豹

不仇楚而齊魯釋然此宋之盟所以輯也 ○夏叔孫豹

會晉 趙武楚 康 屈建蔡 景 公孫歸生衛 獻 石惡陳 哀

孔奐鄭 簡 良霄許 悼 人曹 武 人于宋 平 作 瑗後同 晉 奐

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盡小國之大畜也 夫

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亦許之  
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齊亦許之  
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于宋晉趙武人許之  
陳須無備石惡鄭良霄邾悼公滕成公至楚  
先至成言於晉之從交相見也陳復於成言  
向成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陳復於成言  
楚齊秦匹也晉之從交相見也陳復於成言  
若能使秦君辱於不能於齊猶楚之固請於  
於子木自陳使孔與蔡公孫歸生齊許之他  
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社氏曰齊秦不交相  
私屬皆不與盟宋為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  
故每書大夫先趙武孫氏曰隱桓之貴修盟晉  
天宣成之政先趙武孫氏曰隱桓之貴修盟晉  
三十年會澶淵昭元年會號諸侯莫有見者  
會楚意也楚人患吳而結諸夏也諸侯之  
故始徇其弭兵之名遂會于宋而與之盟自  
豹莫辨而諸國侯首兩事晉楚桓文數十年  
大潰而不可收拾矣彼向戌晉又豈足知天下  
大計

此晉楚初同主諸夏盟也晉楚嘗盟矣會于  
頃澤之歲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士燮會公子  
宋西門之外不書猶曰特相盟也兩國之好而  
則大變也北以諸侯分晉楚之從而交相見也  
分於宋而無夷夏之辨昭定哀之春秋將以終  
焉爾矣魯楚先軟而春秋先晉者尊中國而抑夷狄  
也刑楚之同盟既而孟之會楚書爵而與宋襄圖霸始進楚人  
于成上之二伯之端非於此矣故遂有孟之執序于諸  
侯不能霸華元合晉楚之成盟于宋西門之外爭霸之  
業復啓於此故鄆陵楚子敗績而鄭終從楚今也向戌  
為成使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主諸侯而宋向戌且獻禮於楚  
申之會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主諸侯而宋向戌且獻禮於楚  
子由是知荆楚之爭雄  
於中國皆宋為之也  
殺罪累上也審喜弒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嘗為  
大夫與之也審喜弒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嘗為  
罪之者惡也審喜弒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嘗為  
獻公也

審喜既坐弒君之罪矣不以討賊之詞可也切衛侯

使與喜言苟反政由審氏祭則寡人審氏之衛侯復國患審喜之專也公孫免餘請殺之曰微審子不  
及此吾與之言矣對曰臣殺之君勿與音預知乃攻審  
氏殺喜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  
章何以勸沮君失其信背約而國無刑不能誅不亦  
難乎並據故稱國以殺而不去起已其官審氏曰不  
罪而死則獻公之惡不彰孫氏曰審喜不以討賊  
書者獻公殺之不以罪也高郵孫氏曰喜弒而  
納衛侯殺之而不復用之既而以私殺之喜雖有罪  
而衛侯殺之不以其罪矣昔里克弒奚齊而立夷吾  
夷吾殺之不以其罪故春秋大夫皆以其私里  
見殺皆不以其罪故春秋大夫皆以其私里  
也故書弒以他人可殺而審喜嘗事之以大夫  
因之以入不得殺也故稱國以殺不削其官

衛侯獻之弟鱣出奔晉鱣市恐反又音專

初審喜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審氏也孫氏為之五  
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若欲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  
所用盟請使公子鱣約之獻公使公子鱣約之獻公怒  
曰黜我者非審氏也孫氏在爾鱣不得已而與之然  
已歸至殺審喜公子鱣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河其  
妻曰而盟曰苟有履備地食衛粟者昧維彼視審喜  
專其曰弟何也專有履備地食衛粟者昧維彼視審喜  
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絢邯鄲終身不言衛專之  
去合乎

衛侯之入使鱣與審喜約言既殺審喜鱣病失言遂

出奔晉託於木門不鄉許亮衛國而坐木門邑晉大夫

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

也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並據其稱弟

罪衛侯也周許之以專衛國之政今

在商獻為食言鱗自以失信於死若也  
夫鱗不能安鱗之身也獻非鱗不得返馬今庸莫于位  
其矣言衛侯之弟譏不友也穀梁子曰鱗之去合乎  
春秋入已與喜以君臣從事矣春秋撥亂重盟約今  
禍將及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專之去衛其心合  
于春秋使鱗至去國逃死以誅有功德而信以疑  
至新使鱗至去國逃死以誅有功德而信以疑  
弟之惡為義以不離於惡名為智以母使其兄有誅  
國之失為廉可謂重已  
乎是乃君子之所貴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  
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  
諸侯也夫因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矣事利而巳苟  
得志焉焉用有信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  
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若合諸侯之知以為不信  
必不捷矣夫以信召人而以信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

害我又不及是曰盟女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  
矣非所患也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  
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  
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又矣宣專在晉叔向謂  
趙孟曰且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乃盟也子務德毋爭  
先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  
于蒙門之外晉前寅遂如  
楚泄盟楚遠罷如晉泄盟

此一地也曷為再言宋

據雞澤盟表僑梁大夫盟不再言地書之重

直龍詞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宋之盟合左師欲

弭諸侯之兵以為名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

音現曰夏之分自此不復辨矣自是中國諸侯南向而

朝楚二十八八年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

其國自盟宋之後明年如楚逾年乃至春秋備書之  
以見中國諸侯事楚猶事晉矣向也至春秋備書之  
楚無他近楚之國也今及申之會昭發言二石莫弒  
也魯宋皆均事楚矣

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  
左師鄭子產皆獻禮焉宋世子佐以後至遂辭而不  
見伐吳滅賴無敢違者聖人至是哀人倫之滅傷中  
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陳氏曰自宋以來晉  
讀舊書加于姓上而已至鄭陵則齊主諸侯至率  
武之倫也諸侯晉之不足以至夏盟自宋始宋之盟  
奏肆夏由趙文子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  
晉楚爭先乃先楚人則其書先故會盟同地而再言  
宋者貶之也亦婁言之以著其惡是故美惡不嫌同  
辭或者乃以宋之盟中國不出夷狄不入玉帛之使  
疏吏交乎天下以尊周室為晉趙武楚屈建之力而  
善此盟也三十年

建之力可其說誤矣孫氏曰  
諸侯不在而曰約及諸侯之大夫盟者大夫無諸侯也此盟  
夫無諸侯不在而曰約及諸侯之大夫盟者大夫無諸侯也此盟  
蓋是時晉楚皆息於出師是以前見也愚按  
然楚人表甲首非伯州犂之言則趙孟為宋襄之安  
矣况魯帥師而取鄆晉帥師而敗狄兵亦未嘗戰也  
楚圍既讀舊書未幾莫國大合諸侯伐兵亦未嘗戰也  
其能弭兵也哉家氏曰  
求為長趙武畏其盛况會盟於中國之於外夷有集楚人  
秋為中國惜故先晉况會盟於中國之於外夷有集楚人  
之無內外之分亂冠履之常啓戎心而召後患也武  
叔向無以辭其責也列氏曰  
侯也曷為始諸侯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何謂始諸  
矣非也曷為始諸侯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何謂始諸  
也乎且石惡名惡爾行未必惡也穀梁云約云者恭  
侯者常文耳不稱諸侯之大夫大夫也穀梁云約云者恭  
再見卒名之例不以是為恭也左氏云不書其族言  
違命也尤非也蔡許失位左氏賤之今魯欲自同  
人之私失位其矣且命出季氏而曰不魯欲自同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經言十二月傳言十一月依經當云三失閏進退不同

不可得而考司曆能正交朔反不能正閏乎

二十有八年

夏衛 石惡出奔晉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冬齊

慶封來奔

景

用大禮以祈

悼公來朝

子圍以守石氏之祀

出奔晉衛人立其從

綱縱弛可知矣

侯鄭伯許男如楚

再失閏矣

司曆能正交朔

二十有八年

夏衛 石惡出奔晉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冬齊

慶封來奔

景

用大禮以祈

悼公來朝

子圍以守石氏之祀

出奔晉衛人立其從

綱縱弛可知矣

侯鄭伯許男如楚

十有一月公如楚



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公遂行宋魚...  
之為非為楚也宋公遂反...  
中國日微故公遠朝強夷也...  
之衰善公如楚見...  
下之解也...  
楚強也...  
望晉朝...  
猶為諱其耻也...  
二年鄭伯又...  
鄭伯屢朝于楚而陳許諸君朝楚傳亦間見蓋至於今...  
年而中國之諸侯旅朝於楚以事天子之禮事之矣...  
昭九年而諸侯之大夫亦旅見於楚矣...  
晉亦京師楚矣...  
是聖人蓋傷之甚矣...  
位二十七年子貴嗣位是為...  
景王不書齊諸侯不書也...  
子康嗣是...  
為鄭裁

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

之驗也注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反

也齊景公葬書閏月五哀明殺反所賣恩之非禮也

閏月之月之驗然不書閏者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  
每月月之驗然不書閏者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  
誤孔穎達以為甲寅乙未不得同月是皆不知閏月...  
之日繫前...  
月之下耳

景王二十有九年

楚公羊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  
以存君也

歲之首月公在他國者有矣

三年冬公如晉四年春至自晉...  
四年正月自晉...  
公如晉十二年春至自晉...  
十五年春至自晉...  
十六年冬公如晉...  
十七年春至自晉...  
十八年冬公如晉...  
十九年春至自晉...  
二十年冬公如晉...  
二十一年春至自晉...  
二十二年冬公如晉...  
二十三年春至自晉...  
二十四年冬公如晉...  
二十五年春至自晉...  
二十六年冬公如晉...  
二十七年春至自晉...  
二十八年冬公如晉...  
二十九年春至自晉...  
三十年冬公如晉...  
三十一年春至自晉...  
三十二年冬公如晉...  
三十三年春至自晉...  
三十四年冬公如晉...  
三十五年春至自晉...  
三十六年冬公如晉...  
三十七年春至自晉...  
三十八年冬公如晉...  
三十九年春至自晉...  
四十年冬公如晉...  
四十一年春至自晉...  
四十二年冬公如晉...  
四十三年春至自晉...  
四十四年冬公如晉...  
四十五年春至自晉...  
四十六年冬公如晉...  
四十七年春至自晉...  
四十八年冬公如晉...  
四十九年春至自晉...  
五十年冬公如晉...  
五十一年春至自晉...  
五十二年冬公如晉...  
五十三年春至自晉...  
五十四年冬公如晉...  
五十五年春至自晉...  
五十六年冬公如晉...  
五十七年春至自晉...  
五十八年冬公如晉...  
五十九年春至自晉...  
六十年冬公如晉...  
六十一年春至自晉...  
六十二年冬公如晉...  
六十三年春至自晉...  
六十四年冬公如晉...  
六十五年春至自晉...  
六十六年冬公如晉...  
六十七年春至自晉...  
六十八年冬公如晉...  
六十九年春至自晉...  
七十年冬公如晉...  
七十一年春至自晉...  
七十二年冬公如晉...  
七十二年春至自晉...  
七十四年冬公如晉...  
七十五年春至自晉...  
七十六年冬公如晉...  
七十七年春至自晉...  
七十八年冬公如晉...  
七十九年春至自晉...  
八十年冬公如晉...  
八十一年春至自晉...  
八十二年冬公如晉...  
八十三年春至自晉...  
八十四年冬公如晉...  
八十五年春至自晉...  
八十六年冬公如晉...  
八十七年春至自晉...  
八十八年冬公如晉...  
八十九年春至自晉...  
九十年冬公如晉...  
九十一年春至自晉...  
九十二年冬公如晉...  
九十三年春至自晉...  
九十四年冬公如晉...  
九十五年春至自晉...  
九十六年冬公如晉...  
九十七年春至自晉...  
九十八年冬公如晉...  
九十九年春至自晉...  
第一百年冬公如晉...

年夏至 此獨書公在楚者外為夷狄所 以俟其葬

而不得歸 唐陳氏曰如晉而不朝正者常也故不書

月故詳而錄之 薛氏曰在夷狄則甚矣公留于楚者七

也 外內為強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 去國以乾侯

寄季氏居君之位 拜君之祭魯之一民非公之有聖

人嫌於國 無公公無國也故因正月書公在以正之

今襄公亦去其國 季孫亦叛於內居君之位拜君之

祭其與乾侯也 同則其文等矣故有公則無所復

存存公則失國 可知矣坤之利曰能戰于野夫嫌於

無陽而後能猶嫌於 無君而後存公安可不察耶

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 何氏曰襄公父在夷狄范錫

錄按左氏楚人使公親 禮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

曰非禮也荆人強之 夏四月送楚子葬至于西門之

外還旋及方城 在方城山南 季武子取卞 魯邑

縣 以自封使公冶告曰 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師徒

以討既得之矣公曰 欲而言叛祗見疏也吾不可

以入矣將適諸侯有 賦式微者乃歸 故特於歲

首朝正之時而書曰 公在楚使後世臣子戴天履地

視君父之危且困者 必有天威不違顏咫尺

云食坐見於羹墻之 意 慕二年坐則見堯祖之後舜仲

於羹而不以頃刻忘 也 思君无一日无君之意此義

一行豈敢有顧其身 與妻子與其家而不恤國朋附

權臣以圖富貴而背 其君者乎 何氏曰公在齊晉

亦不少矣但書公如齊如晉而義自見也今書公在

楚則聖人之旨深矣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十二

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公不篤君臣之義以

奔天王之喪而徇夷狄之強以俟楚子

楚特夏乃歸故聖人特於朝正之時言也  
公失國在乾侯同且以責季氏之無君也  
在乾侯以內外言也公在楚以中國夷狄相率而朝  
售其邪說屈中國而伸外夷辱父乃得歸春秋閔中國諸  
侯之為外夷屈故於歲首書公在楚外楚也夫夷狄  
朝中國理之常也中國旅朝于夷反常也春秋於事  
之反常者每變例而特書此類是也  
獨於此釋不朝正乎也按前後正月公不在例不書何  
獨於此釋不朝正乎也按前後正月公不在例不書何  
獨於此釋不朝正乎也按前後正月公不在例不書何  
獨於此釋不朝正乎也按前後正月公不在例不書何

夏五月公至自楚

穀梁傳喜之也致君者殆其往而喜

庚午衛侯衎卒

獻公也在位并出奔三十

閔弒吳子餘祭

閔音昏祭側界反羊傳閔者何門人

穀梁子曰閔門者寺

如字又人也不稱名姓閔不得

齊於人不稱其君閔不得君其君也

禮君不使無

賤人非所貴也

賤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

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閔弒吳子餘祭仇之

也觀舟閔以刀弒之亦邇怨之失也

春秋所以

仲孫羯會晉

荀盈齊景高止宋平華定衛襄世叔儀

鄭簡公孫段曹

武人宮人滕成人薛人小邾人城

祀

儀作齊宮人下公穀有邾人

故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祀鄭子

文子曰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矣其向即異是  
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婚媾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婚媾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婚媾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婚媾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晉平公杞出也公姊妹平公母悼夫人乃杞孝故合

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

以親九族國陽氏曰父族四謂父之姓一族也父女

昆弟適人有子二族也巳女昆弟適人有子三族也

母之女子適人有子四族也母族三謂母之父一族也

為一族妻之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及

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為次也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

不能修文襄悼公之業尊獎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

肆復生曰肆方言云拊餘也是屏必井輕棄諸姬

可謂知本乎平王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

人怨思焉見揚之水小序詩曰彼其之子不揚之水

所以降為國風不得列于雅也其威令於天下無以

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為諸侯戍守故周人之

民可也見矣嗚呼詩亡而後城杞之役亦不待貶絕而

可見矣襄陵許氏曰齊桓城衛而諸侯歸心者桓公

雖借天子封國之權而得方伯救患之義事雖專而

且則公也故春秋書曰諸侯城緣陵所以隱其專也

而城之曰杞而曰城緣陵所以隱其專也晉平治杞

合十有一國諸侯大夫而書城杞合十一國諸侯大夫而書城杞

大夫于瀘淵而書宋災故厲辟此事而曰過方天衛  
審喜裁其君孫林父以邑叛蔡出子般登其父吳楚  
之大夫交聘於中國天下亦多故矣晉為盟主而區  
區於宋杞是晉之已細也晉之已細而後有執齊慶  
封放陳招殺蔡侯假計賊之  
義以盟諸夏如楚靈王者矣

晉侯平使士鞅來聘高氏曰謝杞子來

盟高氏曰晉侯使司馬叔侯來治杞田弗歸也晉悼

叔侯叔侯曰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祀夏餘也

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職貢不之祀夏餘也

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无虛月如足可矣何必瘠昏

以肥杞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高氏曰賤其用夷

禮高氏曰凡來盟皆大夫也杞伯親之故賤之也杞雖

稱子矣前乎此夷儀之會稱伯後乎此卒復稱伯來盟

於隱桓莊之世寓王法也春秋之衰賤君大夫莫備

考舍楚子慶元生名之者經之變文也高氏曰杞自莊二

十七年稱伯至僖二十三年二十七年兩稱子自後並

稱伯惟此年來盟稱子厥後終春秋稱伯高氏曰杞自莊二

高氏曰晉使魯歸前所侵杞田故書杞子來盟於士鞅

○吳子使札來聘高氏曰君也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

歌風雅頌曰至矣哉高氏曰公羊傳君無君大夫此何有君

也餘祭也夷昧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君

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謂曰今若是在而與季子國

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死為勇飲食必祝曰

天若有吳國尚速有悔於子身故謂死餘祭立餘祭死

夷昧立夷昧死則國宜之季子者身也季子之爾盥曰先君

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季子故也將從先君

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身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

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

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就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寡

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

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賢季子札者何吳季

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賤也辭可而生亂者

朱子語問季札胡文定公言其辭國以無受札為  
公又言其明君臣之大分曰可以受國可以無受札為  
之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常山劉氏曰札何  
而生亂者札為之也吳子壽夢有四子季則札也壽  
夢欲立札札辭而去過緣先君之志約以次必致國  
於札夷昧之卒札宜受命以安社稷而拘匹夫之節  
辭位以逃夷昧之子適於是代立過之子光乃儲僚  
而代之以是聘去其公子以示貶焉按吳子壽夢有  
子四人長展兩反曰諸樊過又名次曰餘祭側界次曰  
夷末札其季子也壽夢賢季札欲立以為嗣札辭不  
可然後立諸樊諸樊既除喪則致國於季子季子又  
辭而去之諸樊乃舍音捨其子而立弟約以次傳必  
及季子故諸樊卒而餘祭立餘祭卒而夷末立夷末  
卒則季子宜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之志矣乃徇匹

夫之介節辭位以逃夷末之子僚僚既立史吳山家

人諸樊餘祭餘昧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札讓不

可乃立諸樊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棄其室而

耕乃舍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以次必致國於

季札餘祭卒弟餘昧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

逃去於是立諸樊之子光曰先君所以不與子國而

與弟者凡為反季子爾將從先君之命歟則季子

宜有國也如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僚焉得為君

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

陵終身不入吳國本公故曰季子辭國以生亂因其

來聘而貶之示法焉或謂子貢問於孔子曰伯夷叔  
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  
怨子貢以先聖賢夷齊知其惡烏故衛之爭而不

為于為也季子辭位獨不為賢而奚貶之曰叔齊之

德不越伯夷孤竹舍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父

子無及季札之賢者其父兄所為眷眷而欲立札公

心也以其私意故夷齊讓國為得仁而先聖之所賢

以其公心故季子辭位為生亂而春秋之所貶若比

毗志而反同之過矣或曰世衰道微暴行下孟交作臣

篡其君者有之子篡其父者有之季子於是焉而辭

位則將使聞其風者貪夫廉爭夫讓而篡弑奪攘之

禍損矣其於名教豈不有補何貶之深也曰春秋達

節而不守者也成十五子臧曰聖達節次守昔太伯

奔吳而不反季歷嗣位而不辭使周本紀太王三子

季歷季歷生昌有聖瑞太伯知大王欲立季歷以傳

昌乃與虞仲亡如荆蛮以讓季歷鄭子美曰太伯讓

而王季立此季札之家法也札當成其諸兄効始武

王繼統受命作周亦不亦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

下也邑考而文王舍伯彼王僚無季歷之賢武王之聖

而季子為太伯之讓豈至德乎使爭弑禍興覆腹音師

喪息浪國其誰階之也若季子之辭位守節立名全

身自牧則可矣繁諸聖王之道則過矣中庸曰道之

不明不行也我知之矣季子所謂賢且智過而不得

其中者也使由於季歷武王之義其肯附子臧之節

而不受乎十四諸樊將立季札辭曰曹宣公之

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惜其擇乎中庸六特措之宜

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

爾此仲尼所以因其辭國生亂而貶之也或曰吳子使札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術一例爾吳楚蠻夷之國秦介戎狄之間其禮未同於中夏故使疏吏人之來皆略之而札何以獨為貶乎曰春秋多變例聖筆有特書荆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族四傳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六莊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子元閔母弟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盼書氏宣十皆賢而特書者也季札讓國天下賢之若仲尼亦賢季札必依此例或以字或以氏或以公子特書之矣今乃略以名紀比於楚椒秦術之流無異稱焉是知仲尼不以其讓國為賢而貶之也噫世之君子盛稱季札之

賢於讓國之際以為禮之大節不可亂也公子喜時春秋猶賢其後世昭二十年出奔宋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賢者子孫故為之諱也愚按喜時即子臧於季札則何獨貶之深也曰仲尼於季子望之深矣責之備矣惟與天地同德而達乎時中然後能與預於此非聖人莫能修之豈不信夫通旨問先儒謂札讓位以召楚子使椒亦略之說者以三者皆蠻夷其禮未同於中夏是以於其使人之來略其官與族此說當否曰春秋有變例有特書謂三者皆蠻夷故略之是以死法觀春秋而不見聖人之用者也春秋史外傳心之書當以活法觀之默識心通會於言意之表斯得之矣或問大伯讓位適吳聖人以至德稱之季子辭位守節春秋以名責之何也曰大伯時中季子過中自衆人觀之過者為賢自道觀之過猶不及故褒貶如此或曰季子之節而見貶後之權廢立者將有好名犯分託於賢否之說以濟其私欲而天下引矣季子



之也。心橫慮其在天下後世非計宗國之利一特之  
事也。曰後之權廢立者如有壽夢之命諸樊餘祭夷  
未之勤勤於致國公子僚之不肖而季札之賢則非  
奸名犯分合於天下。一國之公心矣。不然苟欲濟其  
私欲是特篡竊攘奪之倫。春秋之所誅而不以聽者  
也。奚有賢否之說而可託哉。張氏曰。辭讓之心人皆  
有之。至於義節而所以退讓為安舜禹之受天下。季  
武王之受國皆擇乎時中。當其可而居之者。也。季  
者其父命之。其兄讓之。受之則父兄之意。謙而國  
安。榮而不受。則父兄之命塞而適以長亂。君子於此  
何處而可哉。况身為貴戚。古之聖賢未有視社稷之  
安危。若是。是則微子箕子止干之在商。反覆詔告。自  
靖自獻。以求無愧於先王。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蓋必  
若其父之後。心德始全。而吾可以有辭于永。出矣。季  
身為其父之所立。其兄之危難。僚與光之相殘。賊若秦  
人視越人之肥瘠。正夫子所謂果哉。未之信也。劉質  
後位而待之。言曰。非我生。則君。子殆未之信也。劉質  
夫之書法。無異於闢越。板西乞術。則非賢之之辭。劉氏  
胡氏張氏謂春秋。賤之。非以聖人待之。不如板術也。

特以於賢者之異。稱則為賤。爾聖人之意。若曰。季子有  
比於賢者之異。稱則為賤。爾聖人之意。若曰。季子有  
將爭為過高之行。而不能與於時中之權也。或者謂  
季子辭國於三十年之後。春秋不當賤之。於三十年  
之前。今考壽夢已欲立季子。諸樊之除喪。又致國乎  
季子。則季子之讓。不待三十年之後。使禮為季歷則  
吳亂弭矣。棄二十五年。諸樊卒而餘祭立。是年餘祭  
弒而夷未立。則季札命來聘之時。三兄皆讓。國不  
從而迭立矣。僚光之亂。雖在三十年之後。而致亂之  
由。則在三十年之前也。責備賢者之法。安得不於其來聘而示意哉。

秋九月葬衛獻公。齊景公高止出奔北燕。

齊公孫萬公孫窳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高止好

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其曰北燕。從史文

也。襄陵許氏曰。君放大夫。可也。臣放大夫。是無君也。不

可。以訓故。以出奔書也。召公奭之。止高厚之子。北燕。燕國  
平。傳報。范叔也。



公又言其明君臣之大分曰可以受國以無受札為之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常山劉氏曰札何而生亂者札為之也吳子壽夢有四子季則札也壽夢欲立札札辭而去過緣先君之志約以次必致國於札夷昧之卒札宜受命以安社稷而拘匹夫之節辭位以逃夷昧之子遼於是代立過之子光乃益僚而代之以是聘去其亂札實為之也故春秋因札來聘去其公子以示貶焉按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展兩反曰諸樊過又名次曰餘祭側界反次曰夷末札其季子也壽夢賢季札欲立以為嗣札辭不可然後立諸樊諸樊既除喪則致國於季子季子又辭而去之諸樊乃舍音捨其子而立弟約以次傳必及季子故諸樊卒而餘祭立餘祭卒而夷末立夷末卒則季子宜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之志矣乃徇匹

夫之介節辭位以逃夷末之子僚僚既立史吳山家人諸樊餘祭餘昧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札讓不可乃立諸樊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以次必致國於季札餘祭卒弟餘昧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立諸樊之子光曰先君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于偽反季子爾將從先君之命歟則季子宜有國也如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僚烏得為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本公故曰季子辭國以生亂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或謂子貢問於孔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貢以先聖賢夷齊知其惡烏故反衛之爭而不

蓋逆子也奔以逃死而自絕於父有罪而奔不可後入  
與王子朝奔楚同故不言出也○瑕朝皆為逆乱无所  
容身歸罪逃竄非居祿位而出奔如國城○秋七月叔  
之君與在外之臣故不言出而止言奔

乃如宋平葬宋共姬人共姬上公認無宋字公葬也外夫

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  
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傳母  
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災故隱而葬之也

○共姬從夫謚也叔弓叔老之子卿共葬事禮過厚  
曰古者夫人無謚從夫之謚東遷之後其制隳矣共姬  
執禮而死宋人不敢加非禮之謚一人守正知天下莫  
之違

○鄭簡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二十九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  
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此行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  
河出之有伯有將疆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  
之鄭大夫盟于伯有氏三十年鄭伯有者酒為室室而  
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  
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

歸而飲酒子皙以擊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  
而後知之遂奔許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  
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  
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晨自墓門之潰入因馬師  
於羊肆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

夫惡之也

按左氏良霄汰侈嗜酒諸大夫皆惡之而與公

孫黑爭黑因其醉伐之良霄奔許自許襲鄭以伐公

門弗勝死于羊肆不言復入者其位未絕也若宋魚

石成十晉欒盈襄二去國三年其稱復入位已絕矣

不言叛者將以滅國非直叛也若華戶化亥之入南

里昭二宋辰之入蕭定十其書叛者皆據土背音君

以自保未有滅國之謀也不言殺其大夫者非其大

夫矣討賊之詞也

張氏曰良霄之出公孫黑蓋有罪焉春秋舍黑專伐之罪而罪良霄

何也伯有之所為有喪家亡身之道焉雖微公孫黑其能免於死乎既亡而不自省又入伐君而大亂其國此春秋所以正名以討賊之辭也春秋於喪國失家者皆不書所以逐之人以明其身之有罪使有國有自脩之道則奔亡之禍遠矣

冬十月葬蔡景公

葬者也卒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於

子也非也凡不書葬者豈失民之謂乎魯公羊云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說者以為弑父取重為中國諱夫既明書出子弑

君又曰諱之可乎 晉平人齊景人宋平人衛襄人鄭簡人曹武人莒比人邾悼人滕成人薛人杞文人小邾

穆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以謀歸宋財叔孫豹會晉趙武

齊公孫薑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春秋大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

况也子

之於君父乎蔡景公何以獨書葬

遍刺也

下之諸侯也葬送之禮在春秋時視人情之疎密而

為之者也有嘗同盟卒而不赴者

蔡莊公甲午于齊于薄踐土程泉四

同盟文十五

有雖同姓赴而不會者

莊二十五年衛

衛成公卒僖九年曹獻公卒二十四年晉惠公卒十四年蔡穆公卒三十二年鄭文公卒成六年鄭悼公卒襄二年鄭成公卒隱十宣九

為輕弔生而歸賻音附為重必矣今蔡出子般弑其君

藏在諸侯之策而往會其葬是恩義情禮之篤於也

子般不以為賊而討之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中國

之所以貴於夷狄以其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耳也

子弑君是夷狄禽獸之不若也而不知討豈不廢人倫滅天理乎故春秋大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蔡景公特書葬者聖人深痛其所為遍刺天下之諸侯也魯隱宋殤之賊不討則不書葬蔡景公賊亦不討而特書葬猶閔僖二公不承國於先君則不書即位桓宣篡弑以立而反書之也春秋君弑賊不討而特書葬以滅其罪蔡般罪大惡極而諸侯不討故春秋書葬且昭會濶濶之大夫而書何以知聖人罪諸侯之意如此乎以下文書會于澶淵宋災故而貶其大夫則知之矣  
朱子語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如許貶季氏集義書宋災故起大夫為二百四十二年會之意亦猶桓一年書以成宋亂

之間列會亦衆而未嘗言其所為者此獨言其所為何遍刺天下之大夫也  
劉氏曰會未有言其所為也曰更宋之所喪雖死者不可復生其財復矣非務也何言乎非務蔡侯所當救然而一時之變一國之禍微矣夫災雖諸侯所當救然而一時之變一國之禍也財足以周其乏粟足以濟其用則已矣非所以為天下之憂也彼天下之憂者臣弑君父如是則夷狄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故孔子論天下之信則曰寧去食論陳恒之變則曰請討之其察於道之輕重緩急大小先後也審大夫以智帥人者也智者無矣豈以姑息愛人哉  
不知當務之為急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其晚流啜昌悅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蔡世子般弑其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音

同宋之所喪息浪反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陳恒  
弑簡公哀十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  
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之  
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叔  
孫豹晉趙武而下皆諸侯上卿執國之政者也三綱  
國政之本至於淪絕無父與君是禽獸也禽獸逼人  
雖得天下弗能一朝處矣昔者伯禹過門而不入放  
龍蛇也周公坐而俟曰驅猛獸也今世子弑君三綱  
淪絕禽獸逼人則與之同羣而不恤有國者不戒于  
火自亡其財苟其來告弔之可也則合十二國之大  
夫駐于澶淵而謀更其所喪尚為知類也乎夫蔡之

亂其猶人身有腹心之疾而宋之災譬諸桐梓與雞  
犬也謀宋災而不恤蔡之亂奚啻於養桐梓求雞犬  
不顧其身有腹心危疾而不知療者哉以為未之察  
也可謂不智苟察此而不謀則亦不仁矣是故諸國  
之大夫賤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為  
以垂戒後世其欲人之自別筆列於禽獸之害也可  
謂深切著明矣或曰夫穆叔趙孟向舒亮戍音子皮  
皆諸侯之良也而所謀若是何也世衰道微邪說交  
作以利害謀國家而不知本於仁義也久矣是以至  
此極孔子所為于偽懼春秋所以作乎會書宋災故  
此乃春秋誅亂臣討賊子例中之變例其尤大者也  
蔡景公賊不討卻書葬與正卒者同正如桓宣與聞





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公薨于楚宮楚宮  
非正也莊氏曰公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不居先君之  
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薛氏曰楚宮別宮也小寢猶  
非正也况別宮乎襄陵許氏曰公還自楚不能增脩德  
政而反勤民傷財務作楚宮公之志亦荒矣其何振  
之有又况變夏從夷亂國經常所以為不祥之道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左傳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  
綈齊歸之子公季子子野也立敬歸之子子野次于  
之無則子且長年鈞擇賢義鈞不欲曰古之道也非適嗣何  
必姊不度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  
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  
董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穀梁傳子卒日正也  
子般音班子赤弑而書卒子野過毀亦書卒何以別筆  
反平曰閔公內無所承不書即位則子般之弑可知  
莊三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  
如齊赤之卒也隱而不日則子赤之弑可知文十與

子野異矣子野有命立昭公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  
止也孫氏曰子野襄公太子未逾年之君也名未葬  
王之教也故不勝喪者此於不慈不孝子野過哀毀  
亦不以致滅性

己亥仲孫羯卒羯居竭反孟孝伯也子○冬十月滕子  
來會葬左傳滕子來會葬非禮也陳氏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密州○冬十月滕子來會葬非禮也  
隱公不見春秋之初魯猶兼禮也晉景公之喪成公用  
雖亦已卑矣晉於是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  
許男送於西門之外則天下諸侯有會葬於楚者矣於  
是滕子會葬於魯是春秋之季也魯葬於楚者矣於  
君來會魯葬滕之來魯之王受皆賤也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密州○冬十月滕子來會葬非禮也

書國人也

經以傳反林為案傳有華繆則信經而棄傳可也

經之春秋傳為案經為斷以傳考若密州之事是矣左

氏稱莒子公率比生去反起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

之莒子虐國人患焉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

立去疾信斯言則子弒其父也而春秋有不書乎故

趙匡謂其文當曰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弒之乃

立而後來傳寫誤為以字爾左氏博通諸史叙事尤

詳能令反力呈後人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而

門弟子轉相傳受日月既久浸失本真如書晉趙盾

許世子止等事詳考傳之所載以求經之大義可也

而傳不可疑如莒人弒其君密州獨依經之所言以

證傳之謬誤可也而傳不可信或問左氏可信否

者信盡以為可疑而廢傳則無以知其事之本末盡

以為可信而任傳則經之弘意大旨或泥乃計而不

通矣要反一在學者詳攷而精釋之可也家氏曰左

人之弒其君言罪之在也置其子之大惡歸過於其

父春秋必不然而見立於國人使展輿能討賊於既立之

後庶乎可免矣文十六年傳稱國人以弒者國人之

所弒也

子弑君是夷狄禽獸之不若也而不知討豈不廢人倫滅天理乎故春秋大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蔡景公特書葬者聖人深痛其所為遍刺天下之諸侯也魯隱宋殤之賊不討則不書葬蔡景公賊亦不討而特書葬猶閔僖二公不承國於先君則不書即位桓宣篡弑以立而反書之也春秋君弑賊不討而特書葬以滅其罪蔡般罪大惡極而諸侯不討故春秋書葬且貶會澶淵之大夫而書何以知聖人罪諸侯之意如此乎以下文書會于澶淵宋災故而貶其大夫則知之矣  
朱子語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千如謝賜季氏集義書宋災故起大夫為二百四十二年會之意亦猶桓二年書以成宋亂

之間列會亦衆而未嘗言其所為者此獨言其所為何遍刺天下之大夫也  
劉氏曰會未有言其所為也曰更宋之所喪雖死者不可復生其財復矣非微矣夫災雖諸侯所當救然其君而一時之變一國之禍也財足以周其乏粟足以濟其用則已矣非所以為天下之憂也彼天下之憂者臣弑君父如是則夷狄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故孔子論天下之信則曰寧去食論陳恒之變則曰請討之其察於道之輕重緩急大小先後也審大夫以智帥人者也智者無矣豈以姑息愛人哉  
不知當務之為急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我晚反流啜昌悅反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蔡世子般弑其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音

之禍至是為烈所謂讀舊書不敏血者楚再長而  
晉不敢與爭中國之耻也春秋為中國惜不使夷得  
以僭華是故長晉魯宋楚之盟楚再先晉而春秋  
不以楚先者亦猶黃池之會吳子主會而春秋以晉  
居吳之上也辰陵蜀之盟申之會楚序諸侯之上皆  
主盟會也孟之會楚子亞於宋公而序諸侯之上宋  
魏兩役楚屈建公之辭也春秋抑夷然而尊中國大  
夫之上皆兩伯之辭也春秋抑夷然而尊中國有中  
國霸主則必推而屬之中國中國無霸則實錄而貶  
諸侯也劉氏曰公羊云招何以不稱弟貶也非也  
以母弟稱皆以重書也且招之罪在殺由子偃師不  
稱常稱皆以重書也且招之罪在殺由子偃師不在  
會于鄆也又云招之罪已重何為復貶於此也著楚  
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亦非也夫殺由子此招之罪  
也滅陳非招之罪也楚討招滅陳而遂移罪於招豈春秋之理哉

三月取鄆

鄆因作運后同乘言

按左氏季孫宿伐莒取鄆莒人訴於會楚告晉曰尋  
盟未退而魯伐莒潰慢齊盟齊之請戮其使疏吏有

欲求貨於叔孫豹而為于為反下之請者豹弗與曰

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

何衛之為雖怨季孫魯國何罪趙孟聞之請於楚曰

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音難乃曰子若免之以勸左

右可也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

無亢苦浪反也乃免叔孫其不曰伐莒取鄆者乘莒

亂而取邑故不悉書為內諱也問伐莒取鄆何

國也然否曰鄆莒邑也伐國而奪其地者王法所當

誅魯乘莒亂奪其邑故隱避其詞特書取鄆爾與書

外事詞固異也以鄆為國者誤矣文十二年城

諸及事詞固異也以鄆為國者誤矣文十二年城

與莒事相附此運本屬莒明矣公羊傳有千乘之

夏秦

伯之弟鍼出奔晉鍼其廉反公羊傳有千乘之

諸侯之尊弟也親而奔之惡也

按左氏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

景公母弟其權寵如兩君其母曰弗去懼選

遂出奔書此見音現人君寵愛其子不差

是禍之也鍼之適晉其車千乘反司馬侯問焉曰

子之車盡於此乎對曰此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

得見叔齊曰秦公子必歸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

天所贊也後五年秦伯卒后子歸書曰弟者罪秦伯

也弟責其薄友于之義夫后子出奔其父禍之而

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以能友責人兄父

昭元

而後父母順矣本中故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

云不能容母弟故謂之出奔非也如傳所說當書曰

秦伯放其弟鍼于晉今經言奔何以見秦伯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悼公也在位十五年○晉平荀吳

帥師敗狄于大鹵敗必萬反鹵音魯大鹵音魯

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

什共車必克因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

行五乘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便而薄為

大敗之大鹵太原也按六月宣王北伐之詩其詞曰薄伐玁

險玁音允北也至于太原而詩人美之者謂不窮追遠

討及封境而止也宋子傳至于太原言逐出之法而已

然則太原在禹服之內而狄人來侵攘斥宜矣其過

在毀車崇卒以詐誘狄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耳使

後世車戰法亡崇尚步卒如魏之武士爭以變詐相

高日趨苟簡皆此等啓之矣書敗狄譏之也高日趨苟簡皆此等啓之矣

剛之役皆晉人至是卿帥師則晉益衰矣

自悼公以來狄師不出敗狄至是而再見其再見何

陳必非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

華母乃不可乎悼公卒復有事於

戎狄至伐鮮虞春秋遂狄晉矣

昭元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齊又廢之展與因國人

齊出也元年莒展與立而

以入莒討展與之罪正也故稱莒遂自立無所稟命故

不稱公子自立也

天下國家定于一吳楚僭號經不書葬土無二王也

以忽繫之鄭則突不稱國桓十以小白繫之齊則糾

不書子九莊國無二君也展與乃莒子而去疾曷為又

以國民乎程氏曰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與之

罪正也其以國民與去疾之討有罪也此莒之公子

曷為不稱公子自謂先公之子可以有國不疑遂立

乎其位而無所稟也其書入者難詞也陳氏曰前言

君後言小白入于齊前言莒人弒其君後言去疾入

于莒則不與弒之辭也前言衛侯入于夷儀後言衛

莒展與出奔吳展下國無與字莒子傳為莒君者所

亂未預然諸侯與其立矣故執叔孫林言展輿見諸侯之與其立也

展輿言子也曷為不稱爵為弒君者所立既立乎其位而不能討賊則是與預聞乎故也斯不可以有國

矣鄭忽曹羈未踰年不稱爵其罪大也劉氏曰言

展子也而不謂之子展失子之道也凡人之所以稱

乎臣者以有君也所以稱乎子者以有父也君弒矣

而臣不討賊父殺矣而子不復讎是固無臣子之理

也畏之見奪不亦宜乎魯叔孫氏之豎牛殺孟丙仲

壬以主昭子昭子既立殺豎牛仲尼聞之曰叔孫昭

子不賞私勞不可能也豈其掩義隱賊而忘君父哉

不可以有國則曷為以國氏程氏曰罪諸侯之與其

立也號之會展輿無列何以見諸侯之與其立乎言

雖以亂未能預會然訖魯取鄆而在會者欲執叔孫

則知諸侯之與其立矣亦以國氏惡反烏故崇亂也

言人欲執魯大夫是不以言人為可討也展不稱子之聖人不立棄人也夫若是未哉君子之言也夫展與弒君而不立棄人而議之是謂棄人重於弒父也蕭使展輿但勿棄人以濟其不義之身則固以為賢矣不亦害天下之教乎

叔弓帥師疆鄆田與言為竟也穀梁傳疆之為言猶竟

也周氏曰春秋取鄆今正其封疆周氏曰文十二年季孫

行父嘗帥師而城之復為宮所以不義得之懼不服也疆

又帥師以疆其田必帥師者以不義得之懼不服也疆

之者備封之以別乎宮也何以書譏其乘亂牟利也疆

者以見其因宮亂出人意而取之為易今欲固其禮

既因宮人之亂以取田又恃其師眾而疆之則先王封域

不復守矣書者所以志亂也恩春秋之一經書假田者

此皆聖人之特筆所以垂訓戒也劉氏曰公羊云凡

亦以亂

帥師而往分明疆土此乃欺之非畏之也  
○葬宋悼公

也皆至昭公而書葬是皆衰甚矣小國如大國遠國如  
國○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麇九倫反音權

按左氏楚令尹圍將聘于鄭未出境聞王有疾而  
還音入問王疾縊一或反縊也而弒之遂殺其

諸侯應為後之詞曰共音王之音子圍為長反初圍

之未動於惡人預夏盟會于緝緝反蒲為宮設服離

夫莫不知其有無君之心矣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

昭元

圍為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三十  
年遠罷來聘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不告穆叔曰  
與焉助之匿其情矣雖以疾赴曷為承偽藏在諸

侯之策乎疾赴故不書當是時仲尼已生將志于

學襄二十一年孔子乃所見之世非祖之所逮聞也

又曷為因之而不革乎曰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非

聖人莫能修之者也薨則書薨卒則書卒弒則書弒

葬則書葬各紀其實載於簡策國史掌之此史官之  
所同而凡為史者皆可及也或薨或不薨魯君夫人

卒而不曰薨外諸侯沒則書或卒或不卒內大夫書卒而或弒或不  
弒外諸侯見弒皆書推却或葬或不葬外諸侯葬魯君見弒者但書薨



裁自聖心以達王事此仲尼之所獨而游夏亦不能  
與音預焉者也然則古洽郊未成君為教實弒  
而書卒何歟令尹圍弒君以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  
能致討則亦已矣至大合諸侯于申四年與會者凡十  
有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昭陵  
之禮而宋向戌鄭子產皆諸侯之良也而皆有獻焉  
不亦傷乎若革其偽赴而正以弒君將恐天下後世  
以篡弒之賊非獨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會盟而  
無惡烏故反矣聖人至此憫之甚懼之甚憫之甚者  
憫中國之衰微而不能振也懼之甚者懼人欲之橫  
去流而不能遏也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略其篡弒  
昭元

以扶中國制人欲存天理其義微矣周問圍弒郊  
卒而為惡之人何所懲戒亂臣賊子又何懼焉曰見  
弒國者有書其殺者弒君之人有書盜者有書人者有  
意也若春秋圍弒郊法書之而不當於義則夫人能為  
可與權矣雖承其偽赴而下書公子比出奔晉又申  
之會不殊淮夷又書執齊慶封殺之楚虔逆之罪  
亦著矣田氏義歸生憚老陳乞流涕而加弒君之  
罪今圍弒君而不稱弒何也良以圍弒之後數行  
无道暴滅中國其罪惡尤甚蓋賊臣弒君一國之惡  
也夷狄滅中國天下之禍故會于申不殊淮夷之  
也若先書圍弒其後誘蔡侯滅陳蔡之罪尤重故擇  
其重而誅絕之高氏曰戰國策載不修春秋之言曰  
楚王圍弒之因自立然則郊教實弒也聖人書卒者蓋  
絞王殺之因自立然則郊教實弒也聖人書卒者蓋  
春秋新意也張氏曰隱公弒而書卒者蓋  
諱也考是三者足以見聖人微顯志晦之法矣其  
曰圍弒其君晏然赴於他國如恒薛猶鄭也其

臣子聽焉相與設應為後之詞甚矣無人知也  
書卒所以誅楚之臣子聽賊之所為也圍之未也  
魯蔡鄭之大夫固知之矣會于申以齊慶封於諸  
侯曰無或如齊慶封之矣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  
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其君兄之子慶封  
代之以盟諸侯共軍人聚然皆笑史見其事春秋著  
心則後出有考矣人播於諸侯焉用之則慶封之  
曰無瑕者可以戮人播於諸侯焉用之則慶封之  
跡不可揜矣。家氏曰圍於諸侯焉用之則慶封之  
子如子般子赤之類蓋慶病革圍聞其將卒自外  
歸乘君之殯聞其子而篡其位是亦弑也而非弑  
當時諸國傳聞之誤有以爲弑君者耳。臨川曰  
圍之欲弑適值其卒因殺其君之二子而自立國人  
問其疾適值其卒因殺其君之二子而自立國人遂  
疑襲之卒爲圍所弑也。

### 楚公子比出奔晉

周氏曰靈王既殺其君之子而自立

書之爲十三年起也

辛酉五年王二年晉平十八魯哀八衛襄四齊靈三鄭簡二

昭二

三十一景景三十七春晉侯平使韓起來聘  
聘且告爲政而來見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  
秋曰周禮不在此晉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  
王也。韓起前此晉之聘晉者九年未嘗以上卿執政者將  
命今韓起始以前此晉之聘晉者九年未嘗以上卿執政者將  
衰而欲以佳夏叔弓如晉宣子也。○秋鄭簡殺其大  
夫公孫黑

按左氏鄭駟黑子駟也公好呼報在人上攻良霄而

逐之。三又與公孫楚爭室。元年鄭徐吾犯之妹美

又使強委禽焉犯惟告子產子產曰是國无政非子  
之患唯所欲與適子南氏子南氏子皆怒既而蔡甲以見子  
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氏子皆怒既而蔡甲以見子  
婦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  
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勿賤有罪罪在楚也故傷大夫  
吳鄭伯及其大夫直鈞勿賤有罪罪在楚也故傷大夫  
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  
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也。

國于晉強討又將作乱去起呂游氏代其位侯疾作

而不果子產使吏數責數之曰爾有亂心無厭於益

國不女與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兄弟爭室而罪

二也矯居表君之位薰隨而罪三也不速死大刑將

至遂縊反一政而尸之並據周氏之權黑則有罪而

鄭人初畏其強不之討也因其疾而幸勝之則亦云

殆矣故稱國以殺累劣為乎上也大夫若罪累上也

黑有罪其以累上言何惡鄭伯也何惡乎鄭伯言不

能討有罪以放乎乱也其放乎乱奈何黑伐良霄而

逐之君弗誅也以為大夫又與公孫楚爭娶徐吾氏

徐吾氏將為乱疾作而子產使吏數諸其家則幸

而勝之耳夫君專殺大夫非王法所得為者也然而

春秋或予之所以見君臣之禮扶上而抑下也聖王

之罰不誅不教不誣无罪及其惡成而罪見誅之猶

鷹鷂之發也無留獄矣豈幸而勝之哉

冬公如晉平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乃復何不敢進此

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

按左氏晉少詩照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

子伯瑕來辭曰非仇古恨儻力計也非適請君無辱

公還旋音季孫宿遂致服焉姜之祿服舉動人君之

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姦邪窺之以作止其惡

四鄰視之以厚薄其情故有國者必謹於礼而後動

此守身之本保國之基也禮雖自卑而尊人亦不妄

悅人以自辱夫礼者自卑而尊昭公既不能據

經守正失禮而妄動又不能從權適變無故乃輕復

終復扶又失國出奔客死他境蓋始諸此行多

凡人君動止有度豈可非禮而行无故而復哉蓋

進退皆非禮義也曰千乘之國至重也而動不

以禮雖為之卑曰從猶之无益也適得輕焉譬之

鄭衛之處子蒙珠玉而過中山之盜也茲益恭而

益侵耳以此觀之為國或曰禮者明微正於未動之

前可也已至于河而見卻與却雖欲勿反將得已乎

曰以周公之胄直救千乘緝證之國輕身以修鄰好

呼報乃欲卻而不納夫何敢若曰敝邑褊必淺小敬

事大國惟恐獲戾聞陳無宇見執於中都如齊逆女

齊陳无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謂之少齊

謂陳无宇非御執諸中都曰晉欲使齊以適夫

人禮送謂少姜之數所具於守適下歷反子太叔曰

少姜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恐獲信也用是不違寧處跋履

山川來修甲事今若不獲進見剪為仇讎他國誰敢

朝夕在廷修事大之禮乎夫小國之去就從違聽大

國之令也若非仇讎齊人請陳無宇之罪何以令之

也苟有二命又何以為盟主如此晉人其將謝過之

不暇敢不納乎昭公習儀以亟紀力反五年晉女叔

身不恤其所而齊而不明乎禮其及也宜難也經書

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

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毗志之迹不待貶絕而皆見

音矣不諱問公如晉至河而晉卻之耻孰甚焉直書

大也耻有甚於此者衆矣是以直書不諱卒動人君



寵人燕大夫比下同反以殺公之外嬖公懼齊書

曰北燕伯欵出奔齊罪之也不書大夫逐之

出君之罪史氏知之也春秋與王綱正君則治道與矣書名者罪其失地非復諸侯也君雖不

君臣不可以不臣燕伯欲去諸大夫固不君矣而大

夫相與比以殺其外嬖是威脅反其主而出之也

與鬻音育拳之以兵諫無異見十九而獨罪燕伯何哉

大夫國君之陪貳昭三十二物生有兩有三有

贖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

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

也否則忽其陪貳以自危矣晉厲公殺三卻立胥

童而弑於麗氏成十漢隱帝殺楊史立郭允明而弑

於蘇村

五代史漢隱帝乾祐三年同平章事湯邠侍

臣所制左右嬖倖侵用事郭允明謂文進閩晉卿等

皆有寵因乘間言郭等終當為亂上信之遂與允明

等謀誅之郭弘肇入朝伏甲士殺之於東廡遣使賈

密詔殺郭威威將兵入朝上出兵拒之至趙村為亂

兵所殺允明衛獻公蔑冢卿而信其左右亦奔夷儀

久而後復也襄十四故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圖

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弑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

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為

文正其本之意也而垂戒遠矣家法曰所責乎國君

位信之任之與之共圖國政嬖寵不得間也國有公卿大夫而以近習問之亂也

癸景王四年晉平二十春王正月大雨雹雨于付反

平二十八年景三十一春王正月大雨雹雨于付反

九景王三年景三十一春王正月大雨雹雨于付反

雷雖有不為災古者曰在北陸而藏水西陸朝觀而出  
之其藏水也深山窮谷固陰而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  
也朝之根位實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非  
黍以享而啓之公始用之自命夫命婦至干老疾無不  
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自命夫命婦至干老疾無不  
受水山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編則冬無愆陽  
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而不震無蓄霜雷厲  
疾不降民不夭札午藏川池之水棄而不用風不越而  
殺雷不發而震雷之為雷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疾  
氣暄於計靈正蒙電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  
象本不相入轉而成雷凡陽侵陰不入為靈陰  
侵陽不入為電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是陰極陽  
微之時以極陰而侵微陽乃季氏爭權齊公專制之  
象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

弱公室故數所具月之間再有大變六年冬申豐著  
季氏之孚也見揚於朝歸咎藏冰之失王在上無電可也不肯端言其事

故暴言電之為災由藏冰故非也揚於朝歸咎藏冰之失王在上無電可也  
不藏冰如王帝以前未有藏冰之時宜長雨電乎且  
豐之為人姦佞入也黨於季氏不敢端言其罪故推  
電災歸之藏冰欲以諂媚強臣抹殺災異此與張禹  
谷求何異哉所以使昭公夫山谷之水藏之也周用  
死於外者未必非此人也夫山谷之水藏之也周用  
之也徧亦古者本末備舉變調之一事耳謂能使四

時無愆伏凄苦之變雷出不震無蓄音霜電則亦誣  
矣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為國行其政令無失其  
民晉女叔電之災也庶可禦也不然雖得藏冰之道  
合於臨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自去年冬至

電故前以時紀此以月紀  
夫天道如此人事可知

夏楚子靈蔡侯靈陳侯哀鄭伯簡許男悼徐子滕子悼  
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穆宋平山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楚王方後天其或欲送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乃許楚使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心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若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魯宋邾魯曹衛偏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為歸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諸侯無歸禮以有景毫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鄴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僕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宋大子佐後至辭而并見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

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今君以休无乃不濟乎王弗聽  
晉平公不在諸侯楚於是強為霸者之事  
胡國故陰縣西北有胡城申在南陽宛縣張氏曰  
淮夷淮浦之夷後發志下邳國有淮浦縣申姜姓之國  
國為楚所滅蓋楚地今信陽州淮夷地今邳州淮寧縣申  
在陳衛上莊十六年後以服屬于楚未嘗先陳衛今楚大合諸侯故復居陳上

申之會楚子為主而不殊淮夷是在會之諸侯皆狄

也何氏曰不殊淮夷者楚子主會故君子不殊其類

不使中國變於夷狄也此申之會十一國諸侯在會而楚處實主之晉雖不在會亦許之會矣故淮夷與會累數而不殊之者編刺天下之諸侯以中國之君而共為夷狄之行也  
家氏曰宋之盟饒之會晉楚同之猶以系夷狄內外之辨春秋譏焉今楚處新立逞其狂悖從晉人求諸侯晉之君臣不知為中國惜輕以許之楚遂合夷夏之君十有三國而為此會夷主夏盟會盟之一大變也是會也夷主之夷會之是之謂夷會中國諸侯其意也何楚處弑麋以立而求諸預於夷會者辱也



侯於晉晉人許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圍朱方邊賴於

鄆音偃城竟音境莫校音校外竟諸侯无与爭請築城於畏其強盛則曰

晉楚唯天所相反息亮不可與爭滅陳不能救則曰陳

亡而楚克有之天道也九年鄭裨滅蔡而又不能救

則曰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降之罰也十一年晉叔

云至使窮凶極惡師潰於訾子斯梁身竄七乱於棘

里而縊一或於申亥年十三人不致討而天自討之是

責命于天而以人事為無益而弗為也而可乎弒君

之賊在春秋時有臣子討之則衛人殺州吁是也四隱

有四鄰討之則蔡人殺陳佗徒何是也六桓臣子不能

討之於內四鄰不能討之於外有與之會以定其位

則齊侯及魯宣公會于平州是也宣有受其賂以免

於討則晉侯及諸國會于扈是也文十五然至此極

矣則未有不以為賊而又推為盟主相與朝事之以

聽順其所為而不敢忤五故反者也心服而不敢忤

之故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在會諸侯皆為夷狄之

行下孟皆王法之所當斥音尺而不使夏變於夷之

意也或曰晉叔向許丈鄭子產宋向戌皆諸侯之良

也謀其國至變於夷而不校何哉聖人以天自處賢

者聽天所命春秋之法以人合天不任於天以義立

命不委於命而宇宙在其手者也故楚麋書卒不革

其偽赴於前諸侯會申與淮夷累數所主於後此以

怨待人而責備賢者之意其垂訓之義大矣申之會問  
 諸侯從靈王者不貶豈以靈王為可從乎豈以楚國  
 天下莫強焉從之者乃不得已其情可恕故抑從之  
 者衆誅之則不可勝誅故不然聖人之深意安在曰  
 申之會不殊淮夷者在會諸侯皆狄也其臣率六王  
 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於天下之政中  
 國之事制在蠻夷聖人哀人倫之滅傷中夏之衰故  
 其詞變而楚麋書卒略其弒而不見此變者道之中  
 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張氏曰春秋不書楚子庚之  
 弒君者為會于申而中國諸侯皆宗之故用魯君見  
 弒之法而楚子麋書卒為中國諱也然淮夷不殊會  
 以見其類之同則在會諸侯之胥變於夷亦不可掩  
 矣志而晦微而顯斲而成章其斯之謂歟陳氏曰楚  
 初專合諸侯也齊桓卒楚宋爭長矣敗于城濮楚  
 師不出者八年晉志不在諸侯而後楚莊盟于辰陵  
 以莊王之賢從之者陳鄭焉耳申之會合十有二國  
 楚之得志於中國未有盛於此時者也孫氏曰中國  
 自宋之會政在中國大夫諸侯不見者十年楚子得大合  
 諸侯于此者中國不振幅裂橫潰自是天下之政中  
 國之事皆夷狄制之至于平丘召陵之會諸侯雖再  
 出尋復叛去事无所救不足道也高氏曰楚子始求

合諸侯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乎又曰諸侯其來乎  
 則固自以爲不足服諸侯而懼其未必從矣使晉稍  
 自強其誰敢與爭晉強而諸侯從之則楚亦不能肆  
 其志也而晉方且溺於變而從楚偃然得專諸侯諸  
 侯舍晉無所附亦不得已而從楚此書云云者夷狄  
 為主而合諸侯也雖然楚之會諸侯也非與國則小  
 國爾魯齊衛曹薛邾杞不與也宋鄭滕小邾雖會而  
 不終與也以此是知夷狄必不能主中國也吳氏曰楚  
 絀君篡國借王猶夏靡攸不為然大合諸侯不敢用  
 六王之禮而用齊桓復靡攸不為然大合諸侯不敢用  
 未敢遽擬古聖王之事猶  
 盜賊之不敢此君子也

楚人執徐子

徐子

徐子吳出也蓋欲效桓文之率以  
 威諸侯爾不言以歸者申楚地且因以伐吳故也陳氏  
 曰以夷狄執夷狄如文十二年楚執舒子平昭三十年

吳執鍾吾子皆不書越九年而十一國之君皆受命于楚  
 之盟中國無大會越九年而十一國之君皆受命于楚

於是執徐子將以威中國也傳十九年傳稱夷狄相執不志為  
 中國危之故志之也傳十九年傳稱夷狄相執不志為

七月楚子

靈

蔡侯

靈陳侯

哀許男

悼頓子

胡子

允子

淮

春秋左傳卷之四

十七

夷伐吳

夷末 宋華費遂鄭大夫從 諸侯復序有不與

諸侯之善書執者慶封之惡也 故執齊慶封殺之

曰著楚慶封之惡其旨微矣 故執齊慶封殺之

克之執齊慶封而命滅其族將戮慶封於率 曰無暇者

諸侯焉用之 王弗聽 命是以此其肯於諸侯使言曰無

或如齊慶封 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

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以防

侯王使速殺之 公羊傳 慶封以齊封之於防不言

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 穀梁傳 慶封以齊封之於防不言

王以慶封令於軍中 曰有若齊慶封弒其君者乎慶封

而代之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齊慶封弒其君者乎慶封

弒君之義用責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亂治亂也 孔子曰

懷惡而討雖死不服 君之斯之謂與 穀梁傳 曰慶封時已非

齊臣夫子以其與弒君之賊所當討故係之齊焉 張氏曰

曰春秋書殺他國大夫之法有二凡有罪而當誅者書

其人殺其若楚人殺陳夏徵舒是也 無罪而當誅者書

執而殺之若執蔡止子有以歸用之 楚人執陳行人干

不日殺齊慶封也 慶封有與弒其君之罪 楚子殺之宜也

非諸人是 慶封而曰執齊慶封殺之者 楚靈有諸已而

書之也 陳氏曰 此執有罪曷為不再言楚子不與楚以

討齊慶封之辭也 猶曰諸侯執之焉 耳中之會夷夏之

大變也 宋魏之事猶曰二伯至是楚專合諸侯詭於

懲諸夏無會同者 十年而楚執齊慶封 放陳招殺蔡般

假討賊之義 以號于天下 由是而滅賴 滅蔡矣

不書楚計 移其善於諸侯也 若曰 遂滅賴 齊慶封而

不使楚計 得以其善於諸侯之名也 曰 遂滅賴 齊慶封而

侯滅賴 賴於鄂 使闚韋龜與公子棄突 城之而還申

無字曰 楚禍之首將在此矣 召諸侯而來伐 國而克城

竟莫校 乃禍也 亂也 遂繼事也 遂滅賴 齊慶封而

義而為利 以惡也 遂滅賴 齊慶封而 遂滅賴 齊慶封而

橫劫中國 諸事以求經意 執一例則拘矣 曰 遂滅賴 齊慶封而

義陽隨縣 墮 遂繼事也 遂滅賴 齊慶封而 遂滅賴 齊慶封而

而舍之 ○九月取郕 故誤耳 ○九月取郕 叛而來 公孫傳其言取之何滅之  
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 家氏曰前此言人  
繼郕郕之廟社猶存今為魯所取而郕於是始滅春秋  
書取郕責魯也 王氏曰郕立莒公子為後今來歸魯魯  
能請於天子復立其社稷則為善因而不兼之則惡矣故  
變文書取而從內諱之例 隱二年 ○冬十有二月乙卯  
叔孫豹卒 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  
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及宣伯奔齊魯人召之歸既立  
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  
為政叔孫田於立猶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殺孟逐  
仲疾急命召仲牛許而弗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使  
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牛曰夫子疾病不欲具人使  
實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叔孫不食卒牛立  
昭子而祭之五年仲至自齊豎牛攻之死昭子即位朝  
其家衆曰豎牛殺適立庶也 魯哀公十四年  
子殺諸寤聞之外 魯哀公十四年  
寄矣以是知豹之有力於 公室所謂謂刺之無咎者致

**御** 景王 **五年** 晉平二十一年 齊景十一年 衛襄七年 蔡靈六年  
八年 簡二十九 曹武十八 陳哀三十二 杞文十

**三** 宋 **靈四** 景四 末七 **春王正月舍中軍** 舍音捨

按左氏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

有其一 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及其舍之也四分公

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 孔氏正

三軍季氏盡征之並不入公室也叔孫氏臣其子弟

以一家之內有父子兄弟四品以父兄之稅入公子

弟之稅入已大率半屬公半入已孟氏則於子弟中

取其半或取子或取弟大率三分歸公一分入已十

已卑矣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二家自取其稅而隨時

獻公公室各毀其乘足成三軍今此唯舍中軍之衆

屬上下二軍季氏因叔孫家禍退之使同子孟孫獨取

其半為專已甚又擇取善者是專之極故傳言擇二

以見之 **高氏曰**自是公室 然則三軍作舍皆三家

有貢而已無復有民矣

公不與音預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二季氏

矣家氏曰前作三軍者非公舍也三家舍也作之非公舍之

非公國人盡屬於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

原書其作舍而公孫音于薨于乾侯二十定

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南崩反

叛費叛音南遺之子季氏費邑宰陽虎專季斯

囚定五陽虎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家氏曰

諸侯大夫狂恣犯上未有若季氏之甚者使非家臣

魯禍不止於書曰舍中軍微詞以著其罪也張氏曰

承行父為政即城費以保障私家為竊兵權之計自

叔孫死未期年而改更前制費公室以歸私家利昭

公之猶有童心而穆叔既卒魯遂無人春秋舍中軍

之書殆著取平水之已成也國制安可謂復古復正

乎作與舍皆出於季氏而存亂襄二十九年季孫復舍中軍

臣不能具三耦則公室已無民矣今季孫復舍中軍

以國民四分之而已取其半非獨欲弱公室亦欲東

叔孫姑之未定其位弱仲叔二家而強己也經書舍

中軍而不言其故至十年後莒列書三卿比事以

而罪自見矣公羊以為復古穀梁以為復正非也

曰後此不立三卿不設三軍則季孫意如叔弓仲孫

纘帥師伐邾何以三卿並將而三軍並出耶荀悅云春

秋之義舍中軍則善之皆惑於公穀之說而未之考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屈居勿反左傳楚子以屈申為貳於

罪累上也屈申之累上素何楚人仇吳而疑屈申謂屈

申貳於吳也而殺之然屈申之為人臣也君殺而不能

討國亂而不能去比面而事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

冠無足以殺其身而已矣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

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

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其家羈不能也奸大

國之盟陵虛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

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  
禮之本未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取言善於禮  
不亦遠乎昭公昭公如晉凡七至晉而見止者一及河  
而不至者五惟此年得善往返然以晉人之怨幾不免  
於辱蓋昭公習於威儀之節而不知禮之本也○夏莒  
是以晉平雖稱其善於禮猶欲止而討之也  
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魯傳魯牟夷以牟婁及防茲  
言及不以私邑累公邑也穀梁傳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  
大夫其曰牟夷以其地來重地也及防茲以大夫及小也  
防茲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  
茲亭張氏曰地譜密州安丘縣有平昌故城莒縣有姑  
幕故城國圖牟婁即隱四年莒人所取杞邑安丘縣今  
屬益都路密州莒縣  
今屬益都路莒州

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於史策微也據邾莒大夫  
夷莒大夫曷為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  
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矣見昭公其書來

奔是接我以利而我入其利兩譏之也書以書奔  
為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必危

矣為已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  
至矣春秋於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

人圖為後戒也邑而言及者公羊所謂不以私邑累

公邑是也使臣邑與君邑相次序故言及義

魯傳會諸方盟而伐莒取鄆公如晉未返而受莒牟

婁及防茲惡季氏之專也穀梁傳庶其牟夷邾莒之

盜也季孫宿魯之盜也襄二十一年公如晉復以地來奔

季氏又納之季氏秉魯君之出招納邾莒之叛人叛

邑以為己之私有不日魯之內盜可乎襄公如楚還

及方城季孫宿取下使人以告公懼不敢入幾欲通  
諸侯今公在晉而宿所為復爾蓋置其君於罔罪晉  
獲之地將使晉人執之而已得遂其竊國之計意  
如逐君之謀實非於宿矣魯傳三叛之受也

之意黑胎之來乃昭公已遷定公未立之時  
流濕火就燥季孫有叛君之心是以納叛人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晉人朝于晉而執之誘也討不以

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為盟至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

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魯歷三時乃得歸書

之也○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秦伯卒景公立四十年子哀公嗣也

○冬楚子靈蔡侯陳侯

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冬楚子靈蔡侯陳侯

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入棘練麻以報朱方之怨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

報棘練麻之怨遂射以繁陽之師會於夏納越大夫常

壽過師師會楚子于瑣聞六師之遠皆羅納吳子使其

不設備兵人敗諸蠻岸楚子以師之於羅納吳子使其

弟職田擄師楚人執之楚師濟之南懷楚師從之及汝

汝干東山遂射師繁陽之師也

清兵不引入楚子遂觀立

備楚無功而受以歸也

餘封於越姓其先見台少

越始見現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朱方處齊

慶封而置於其舊崇惡也

殺之討罪也去兵不顧義入棘練麻以報朱方之役

道也楚子以諸侯伐吳則比吳為善而師亦有

名其從之者併人可也

為立

不可云

越伐吳故特稱人矣以

為立

不可云

越伐吳故特稱人矣以

為立

不可云

越伐吳故特稱人矣以

不可為文詞而進人於越一字褒貶義安在且吳楚徐越雖比於夷狄而句敵以為其實不同吳大音伯之後也楚祝融之後也徐伯益之後也越大禹之後也其上世皆為元德顯功通于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以異徐始稱王楚世家七高陽之曾孫吳回為火正祝融其後為秦若木為徐偃王姓嬴氏相翳二子大麇後為秦若木為徐偃王徐夷作亂伐宗周後王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子主之徐子處賁地六五百里行仁義通海陳蔡之間欲舟行六曰得朱赤矢以為天瑞乃稱偃王楚後稱王楚世家七高陽之曾孫吳回為火正祝融其後為秦若木為徐偃王能封於楚克王時熊渠其得江漢間民和乃立二子為王吳越因遂稱王吳越世家太伯韓荆蠻荆蠻義而歸之立為吳大伯至壽夢始大稱王夏少康之庶子封於越二十餘世至句踐稱王王非諸侯所當稱也故春秋比諸夷狄雖然猶不欲

絕其類是以上不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推吐雷之可遠引之可來此聖人慎絕人亦春秋之意

也並意林廣氏曰初書越而常壽過得稱人越也驟強也厚漢書越而常壽過得稱人越也黨惡之罪春秋於徐越書人所

丑九年王六年晉平二十二年景十一年春正月祀伯益姑卒文公也

四年身都釐立是為平公杜氏曰魯葬秦景公魯

夏季孫宿如晉平公傳葬秦景公魯

是以冒受季孫之聘而不見討也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

華戶化反比如字又毗志反

左氏曰宋寺如字又音侍人柳有寵大音子佐子佐音鳥故之



華合比請殺之柳聞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今比將  
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棄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  
之有焉遂逐合比於是華亥欲代為右師乃與柳比  
反毗志從為之徵知陵公使之宋公寵信閻音寺殺  
世適丁歷而父子之恩絕疾為太子內師無  
寵諸太子太子縊而死遂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  
苦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  
亡秦李斯傳始皇出遊會稽宮者趙高為中車府  
書未授使者崩趙高與丞相李斯及宦者趙主六人  
秘不發喪高謂公子胡亥曰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  
高及丞相耳胡亥曰丞相與我兄弟是不義也高與李  
斯謀不可強之乃相許為認立胡亥為皇帝高與李  
高為部中令用事教二世嚴法峻刑誅出於望夷宮  
陳勝等作亂及沛公屠武關高懼試

立子嬰為王嬰信恭顯十常侍之亡漢石顯傳宣  
刺殺高遂降漢恭顯十常侍之亡漢石顯傳宣  
恭為中書令顯為僕射元祐時恭顯代為中書令  
委以政事蕭望之以此顯專權言能中書宦官被諸目  
殺自是姦邪並進卒移漢祚帝明帝以後置  
中常侍十人和帝時竇憲專權帝用顯謀誅憲遂  
超官卿之位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騰參建龍王  
拒之策騰養子高位至太尉騰建龍王  
守澄田令致音以亡唐高宗增宦官衣朱  
肅代唐弱倚為打衛李輔國以尚父顯程元祐以授  
立舊典朝恩以軍容重其後陳弘志劉克明憲致  
而穆文之立皆王守澄專之文宗欲誅宦官不克遂  
以愛姐武宣懿情皆宦官所立信宗童孺政事一委  
田令致令致畏藩鎮之誅劫帝奔竄極於而不知鑒  
天祐凶懷參會黨類殲滅而王室立矣而不知鑒  
覆腹車之轍者不亦悲夫兄此類直書而義自見音  
矣奔衛皆著寺人譏愚也國以為出戒而秦漢以來  
庸君衰季溺心變習遠去忠良亂亡相屬若出一轍  
春秋之義惡可一日而不明哉家曰伊

矣奔衛皆著寺人譏愚也國以為出戒而秦漢以來  
庸君衰季溺心變習遠去忠良亂亡相屬若出一轍  
春秋之義惡可一日而不明哉家曰伊





若之明公如楚楚子享公于新臺高氏曰楚靈不強君也數會諸侯皆微國又且多叛而吳人之闕未艾也亦矣庸必朝哉蓋晉平不能修文公之業使我不能自安而王帛馳馳歲不違暇以是知王室不綱而霸主猶有強令而朝楚其卑辱亦甚矣義非是襄二十八年○叔孫舍如齊景泣盟舍左毅不姑後同毅梁傳在位也內謂之來讓許氏曰始○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皆當惡之去衛地如魯地是為災其大夫其衛君乎魯將上卿○秋八月戊辰為侯馬下左傳侯馬惡告魯于周且請命公哀公夫人齊姜死子嬰人獨始生孟縶足不良于行孔成子慶原之元元乃立靈公毅梁傳鄉曰衛齊惡今日衛無惡何事也君子不奪人名○九不奪人親之也月公至自禁公之禁也孫宿卒也此為文計是也有二月辛巳辛衛襄

公

景王十八年靈平二十四簡三十一二曾武二十一靈公元年哀三

秦哀三靈平七秦末十一春陳侯哀之弟招殺陳出

子偃師招常送反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

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公子招殺陳出

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出

弟偃師罪在招也國深傷陳曰陳公子招今曰陳侯之

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偽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

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招憑寵稔惡而陳侯失親

親之道也且言骨肉相殘又譏陳侯失教也招以公

子為司徒乃貴戚之卿親則介弟尊則叔父號令廢立自己而出莫敢干之者也不能援立嫡冢安靖國

家而逢君之惡戕反殺偃師以致大寇宗社覆

沒罪固大矣孫氏曰招以叔父之親不顧宗社之重

其所以陳侯之惡也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爲失親親

乎尊賢者親親之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厚加尊寵以

表儀公族而徇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至亡國敗

家豈不失親親之道乎書盟書帥師而

其寵任之私也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卅子偃師

交貶之也陳氏曰哀有卅子矣又屬其嬖子於二公

云片君之辭也陳哀寵其庶子資以強

禍惟其弱受法不勝私也夫宋平變佐而殺座陳

二晉獻變奚齊卓子而殺申生宋平變佐而殺座陳

哀變留而殺偃師皆嬖子匹嫡之禍也然申生座之

誅權在於晉宋之君故雖亂臣而不至於亡陳哀甚

然造禍勢不兩全遂至寵弟戕其國本而且以憂

其身而國隨以亡矣其罪得不又甚於晉獻宋平者

弟招夫以弟招繫之陳侯則陳侯之罪章明矣不

曰殺其出子而重幸國者偃師非招之出子也下書

楚成陳執招放之以見楚之滅陳託於討招而公子

留之本也欤陳之變實亡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溺乃歷反

子比而靈王縊春秋謂比弑其君陳侯之弟招立公子

留而哀公縊不書留弑君何也其君陳侯之弟招立公子

不縊亦不與君有命哀雖不縊亦不可也君國是哀之

死不以留也且君有命哀雖不縊亦不可也君國是哀之

腹

重

也

親

以

尊

寵

以

表

儀

公

族

而

徇

其

私

愛

施

於

不

令

之

人

以

反

招

以

叔

父

之

親

不

顧

宗

社

之

重

也

陳

侯

信

愛

其

弟

何

以

爲

失

公

縊

不

書

留

弑

君

何

也

其

君

陳

侯

之

弟

招

立

公

子

留

而

哀

公

縊

然

造

禍

勢

不

兩

全

遂

至

寵

弟

戕

其

國

本

而

且

以

憂

猶

弟

招

夫

以

弟

招

繫

之

陳

侯

則

陳

侯

之

罪

章

明

矣

不

曰

殺

其

出

子

而

重

幸

國

者

偃

師

非

招

之

出

子

也

下

書

楚

成

陳

執

招

放

之

以

見

楚

之

滅

陳

託

於

討

招

而

公

子

留

之

本

也

欤

陳

之

變

實

亡

也

留

而

靈

王

縊

不

書

留

弑

君

何

也

其

君

陳

侯

之

弟

招

立

公

子

留

而

哀

公

縊

不

書

留

君

有

命

哀

雖

不

縊

亦

不

可

也

君

國

是

哀

之

由

也

招

之

立

留

而

靈

不

書

留

弑

君

何

也

其

君

陳

侯

之

弟

招

立

公

子

留

而

哀

公

縊

不

書

留

而

靈

王

縊

不

書

留

弑

君

何

也

其

君

陳

侯

之

弟

招

立

公

子

留

而

哀

公

縊

不

書

留

弑

君

何

也

其

君

陳

侯

之

弟

招

立

公

子

留

而

哀

公

縊

不

書

留

弑

君

何

也

其

君

陳

侯

之

弟

招

立

公

子

留

而

哀

公

縊

不

書

留

弑

君

何

也</

宮室之崇以爲安禁平公可謂卑矣周氏曰前千楚成章華之臺召諸侯落之至是晉成虎祁之宮而諸侯皆往賀之晉之效尤如○楚靈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此霸業之不振宜哉○楚靈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周氏曰徵師非伯討也此其爲非伯討何楚惡則曰曰召而殺于徵師非其罪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陳公子招而殺于徵師非其罪也○周氏曰穀梁云可也陳國而墟其宗社殺人以行其詐者也○周氏曰穀梁云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非也書曰行人則非有罪矣奇曰有罪何爲不以殺陳公子招而殺于徵師非其罪也陳國而墟其宗社殺人以行其詐者也○周氏曰穀梁云君而奔將討陳故留也奔留既爲君矣而曰公子其意不當也○周氏曰穀梁云師曰出子留曰公子別嫡庶也○秋蒐于紅蒐所求始此左傳大蒐于紅自根年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周氏曰穀梁云傳蒐者何簡車徒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周氏曰穀梁云文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爲覆質以爲墊流旁握御擊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踰禽旅御者不

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交非逐下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射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二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官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周氏曰穀梁云紅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遠疑魯蕭縣今屬汴梁路徐州

蒐春事也秋興之則違天時有常所矣其于紅則易

地利三家專行公不與預焉而兵權在臣下則悖人

理薛氏曰春田而夏行之于紅非常處也非特之狩不于其常地見三家之擅也○周氏曰穀梁云軍變蒐禮見兵

且奪民時也此亦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自見音者

也凡亂臣之欲竊國命必先爲非禮以動民而後上

及於君父昭公至是民食於他不恤其所昧於履霜

之戒甚矣周氏曰蒐春事也秋興之非正也蒐有常與於蒐爾三家專魯而分之政令出焉公寄食焉爾奸臣之將蔽其君而奪之也未嘗不先爲非禮而動

與於蒐爾三家專魯而分之政令出焉公寄食焉爾奸臣之將蔽其君而奪之也未嘗不先爲非禮而動

民也紅之鬼吾見其反天時矣吾見其易地則矣吾  
見其恃人倫矣而昭公猶未之悟也至於奔走失其  
社稷以死豈不哀哉通旨昭定之鬼皆不言公權在  
三家也陳氏曰鬼狩不書必違禮而後書於是舍中  
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  
公龍于紅也華車千乘皆三家之師也自是而魯鬼  
三家所以耀武焉爾是故桓莊之狩必言公昭定之  
鬼不言公矣周氏曰鬼非秋事也紅非鬼地也况當  
旱歲乎按傳紅亦大鬼而不可曰大者以无君故微之  
首一見也田氏曰根牟魯東界商宋地魯西界與宋  
衛接壤則其地亦廣矣四鬼皆書大而此獨不稱大  
者首著公不得與而歸惡於三家也劉氏曰公羊  
也亦非也蓋不孝周禮者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殺而不云其官國亂無政衆人擅殺非討賊之詞也蓋  
殺世子偃師招實主謀孔與行之而非過之所欲為亦  
過不致為招於其歸罪於過而殺之故稱人以殺而不  
去其官也春秋坐招殺偃師於前又書楚師殺陳孔與  
於後而過稱大夫其不與殺世子明矣深氏曰其言陳  
人殺其大夫不與公子招殺也故以陳人殺之為文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

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與

師滅陳執陳公

之滅陳使穿封戍為陳公谷梁氏曰楚師滅陳為不  
與招之黨通旨楚師滅陳為不與招之黨通旨  
亂賊為至不義又討其逆黨而禮葬其君為至不仁有  
人而以其手撫之也而惡可掩乎其禮葬其君為至不  
者深著其滅國之罪也公子招乎其所劫所葬皆繫於陳  
獨舒也置其君而反焉今招而遂滅陳聖人不與吏  
狄滅中國故雖有罪焉而猶以公子招也孔與嘗與楚子通  
而執招不與其物也故書公子招也孔與嘗與楚子通  
謀以滅陳者楚以不忠見戮與陳之賊臣也蓋殺出子  
偃師招實主謀而孔與行之故書曰殺陳孔與不言大  
夫非陳之大夫也通旨楚棄疾奉世子偃師之子吳圍  
陳及棄疾立又封吳通旨楚棄疾奉世子偃師之子吳圍  
師也通旨楚棄疾立又封吳通旨楚棄疾立又封吳通旨  
執而殺之楚子滅人之國又為淫刑此不待駭絕而惡  
之而中國未有書殺之其葬陳哀公之也谷梁氏曰  
者此見夷狄暴虐之甚

存陳孫氏曰十月十七日午禁師城陳葬陳哀公於小滅之  
鮮者楚子葬之也言禁子葬之者不與楚子滅陳葬  
哀公故以陳人自葬為文所以存陳也  
哀公葬於陳我往會而書時陳已滅矣因為楚師所劫魯  
豈於其葬而使臣往會之蓋楚入陳自以其君在殯因  
取而葬之與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同彼目齊者蓋上  
文无齊威之與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同彼目齊者蓋上  
云物公九子招殺孔與葬哀公皆蒙上文云家氏曰自春  
但冬凡九子招殺孔與葬哀公皆蒙上文云家氏曰自春  
也○諸侯不見皆治陳之言之重使夷得復行陳而罪楚也責  
非大臣何能辦葬死君又何能告諸侯使會葬乎  
成平王十四年九年平王十四年九年平王十四年九年  
宋平王十四年九年平王十四年九年平王十四年九年  
楚靈公八年美未十一春叔弓會楚子靈于陳  
於楚靈公八年美未十一春叔弓會楚子靈于陳  
陵許氏曰楚既滅陳威震諸夏是以無所忌而諸目  
魯大夫會之陳既滅陳威震諸夏是以無所忌而諸目  
不能救亦宜同心疾之奈何反使大夫往聘問耶書會

于陳与宣十五年會于宋同義觀去年叔弓知晉之事  
有以使天下之宗楚矣曰陳故以會為文春秋不與楚滅陳故  
子在陳不可言如陳故以會為文春秋不與楚滅陳故  
上書葬哀公下書陳災今書叔弓會楚子于陳皆以存  
陳○許悼遷于夷  
也○許悼遷于夷  
國城父縣許畏鄭欲遷之而以自遷書何也曰許問許四  
兼夷白羽皆楚遷之而以自遷書何也曰許問許四  
後再伐許事楚襄十六年許男請遷于晉其大夫不可諸  
後葬靈公其仇怨深矣至是鄭子產為政四隣畏之而  
楚方城陳故欲遷于夷以遠鄭而楚使棄疾遷之也  
城父本陳地楚滅陳遂遷許于夷伯之故也○夏  
四月陳災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公羊傳曰陳已滅矣  
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曰存陳稀矣  
穀與傳何志閱陳而存之也

凡外災告則書一年見楚十今楚已滅陳夷於屬縣使穿  
封戌恤音為公矣必不遣使下同反告於諸侯亡國



之有天災也何以書於魯國之策乎當是時亦弓與  
楚子會于陳則目擊其事矣雖彼不來告此不往弔  
叔弓使畢而歸語陳故也魯史遂書之耳或曰國史  
所書必承赴告豈有憑使人之言而載之於史者曰  
周景王崩有尹單音猛朝如之變固無赴告矣叔鞅  
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見左傳春秋承其言遂  
書於策亦此類爾仲尼作經存而弗革者蓋與滅國  
繼絕世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為心異於孤秦罷  
侯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  
穀梁以為存陳得其旨矣傳曰陳雖為楚所滅而  
土地居民猶在焉聖人不  
與楚滅之也故還係之陳如邾鄆二國既為衛所并  
聖人還存邾鄆國之風亦不與脩人并諸侯而存

天子之建國也  
以君之而猶書陳災者以盛德之後見翦於夷特著  
義存之耳不與楚得陳也宋子曰漢建安二十五年  
魏大遷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潘氏曰左氏作災公  
穀皆為火按前後未有書外火小事若一書之不  
可勝記且諸侯亦不當告

秋仲孫獲如齊

景公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  
齊平而不來聘則著齊輕公非特居郵時也其來父矣

冬築郎囿

經始於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  
民也天覆猶可無民其可乎襄陵詩曰公內制於強

臣外輕於大國亂亡危辱此矣是之非慮而築郎囿知  
公之志日以荒也張氏曰此見意如逢其君以耳目之  
於而竊其權昭公安之而不悟也家氏曰桓四年公狩  
于郎莊三十一一年築臺于郎今復築郎以為囿非以為  
講武之場特以為遊觀之地耳是時三家用事皆君擁  
虛器而猶與築囿之  
役其為季氏毆民乎

景二十一年  
平四年  
五十四  
奔  
亦告  
則亦  
聞我  
伐黑  
王黑  
敗又  
鮑分  
伐陳  
故也  
氏日  
月季  
前已  
舍下  
中軍  
矣年  
曷為  
猶以  
三卿  
並將  
去同  
乎

景二十一年  
平四年  
五十四  
奔  
亦告  
則亦  
聞我  
伐黑  
王黑  
敗又  
鮑分  
伐陳  
故也  
氏日  
月季  
前已  
舍下  
中軍  
矣年  
曷為  
猶以  
三卿  
並將  
去同  
乎

景二十一年  
平四年  
五十四  
奔  
亦告  
則亦  
聞我  
伐黑  
王黑  
敗又  
鮑分  
伐陳  
故也  
氏日  
月季  
前已  
舍下  
中軍  
矣年  
曷為  
猶以  
三卿  
並將  
去同  
乎

景二十一年  
平四年  
五十四  
奔  
亦告  
則亦  
聞我  
伐黑  
王黑  
敗又  
鮑分  
伐陳  
故也  
氏日  
月季  
前已  
舍下  
中軍  
矣年  
曷為  
猶以  
三卿  
並將  
去同  
乎

景二十一年  
平四年  
五十四  
奔  
亦告  
則亦  
聞我  
伐黑  
王黑  
敗又  
鮑分  
伐陳  
故也  
氏日  
月季  
前已  
舍下  
中軍  
矣年  
曷為  
猶以  
三卿  
並將  
去同  
乎

景二十一年  
平四年  
五十四  
奔  
亦告  
則亦  
聞我  
伐黑  
王黑  
敗又  
鮑分  
伐陳  
故也  
氏日  
月季  
前已  
舍下  
中軍  
矣年  
曷為  
猶以  
三卿  
並將  
去同  
乎

景二十一年  
平四年  
五十四  
奔  
亦告  
則亦  
聞我  
伐黑  
王黑  
敗又  
鮑分  
伐陳  
故也  
氏日  
月季  
前已  
舍下  
中軍  
矣年  
曷為  
猶以  
三卿  
並將  
去同  
乎

景二十一年  
平四年  
五十四  
奔  
亦告  
則亦  
聞我  
伐黑  
王黑  
敗又  
鮑分  
伐陳  
故也  
氏日  
月季  
前已  
舍下  
中軍  
矣年  
曷為  
猶以  
三卿  
並將  
去同  
乎

景二十一年  
平四年  
五十四  
奔  
亦告  
則亦  
聞我  
伐黑  
王黑  
敗又  
鮑分  
伐陳  
故也  
氏日  
月季  
前已  
舍下  
中軍  
矣年  
曷為  
猶以  
三卿  
並將  
去同  
乎

景二十一年  
平四年  
五十四  
奔  
亦告  
則亦  
聞我  
伐黑  
王黑  
敗又  
鮑分  
伐陳  
故也  
氏日  
月季  
前已  
舍下  
中軍  
矣年  
曷為  
猶以  
三卿  
並將  
去同  
乎

景二十一年  
平四年  
五十四  
奔  
亦告  
則亦  
聞我  
伐黑  
王黑  
敗又  
鮑分  
伐陳  
故也  
氏日  
月季  
前已  
舍下  
中軍  
矣年  
曷為  
猶以  
三卿  
並將  
去同  
乎

景二十一年  
平四年  
五十四  
奔  
亦告  
則亦  
聞我  
伐黑  
王黑  
敗又  
鮑分  
伐陳  
故也  
氏日  
月季  
前已  
舍下  
中軍  
矣年  
曷為  
猶以  
三卿  
並將  
去同  
乎

景二十一年  
平四年  
五十四  
奔  
亦告  
則亦  
聞我  
伐黑  
王黑  
敗又  
鮑分  
伐陳  
故也  
氏日  
月季  
前已  
舍下  
中軍  
矣年  
曷為  
猶以  
三卿  
並將  
去同  
乎

景二十一年  
平四年  
五十四  
奔  
亦告  
則亦  
聞我  
伐黑  
王黑  
敗又  
鮑分  
伐陳  
故也  
氏日  
月季  
前已  
舍下  
中軍  
矣年  
曷為  
猶以  
三卿  
並將  
去同  
乎

景二十一年  
平四年  
五十四  
奔  
亦告  
則亦  
聞我  
伐黑  
王黑  
敗又  
鮑分  
伐陳  
故也  
氏日  
月季  
前已  
舍下  
中軍  
矣年  
曷為  
猶以  
三卿  
並將  
去同  
乎

景二十一年  
平四年  
五十四  
奔  
亦告  
則亦  
聞我  
伐黑  
王黑  
敗又  
鮑分  
伐陳  
故也  
氏日  
月季  
前已  
舍下  
中軍  
矣年  
曷為  
猶以  
三卿  
並將  
去同  
乎

景二十一年  
平四年  
五十四  
奔  
亦告  
則亦  
聞我  
伐黑  
王黑  
敗又  
鮑分  
伐陳  
故也  
氏日  
月季  
前已  
舍下  
中軍  
矣年  
曷為  
猶以  
三卿  
並將  
去同  
乎

景二十一年  
平四年  
五十四  
奔  
亦告  
則亦  
聞我  
伐黑  
王黑  
敗又  
鮑分  
伐陳  
故也  
氏日  
月季  
前已  
舍下  
中軍  
矣年  
曷為  
猶以  
三卿  
並將  
去同  
乎

景二十一年  
平四年  
五十四  
奔  
亦告  
則亦  
聞我  
伐黑  
王黑  
敗又  
鮑分  
伐陳  
故也  
氏日  
月季  
前已  
舍下  
中軍  
矣年  
曷為  
猶以  
三卿  
並將  
去同  
乎

景二十一年  
平四年  
五十四  
奔  
亦告  
則亦  
聞我  
伐黑  
王黑  
敗又  
鮑分  
伐陳  
故也  
氏日  
月季  
前已  
舍下  
中軍  
矣年  
曷為  
猶以  
三卿  
並將  
去同  
乎

景二十一年  
平四年  
五十四  
奔  
亦告  
則亦  
聞我  
伐黑  
王黑  
敗又  
鮑分  
伐陳  
故也  
氏日  
月季  
前已  
舍下  
中軍  
矣年  
曷為  
猶以  
三卿  
並將  
去同  
乎

景二十一年  
平四年  
五十四  
奔  
亦告  
則亦  
聞我  
伐黑  
王黑  
敗又  
鮑分  
伐陳  
故也  
氏日  
月季  
前已  
舍下  
中軍  
矣年  
曷為  
猶以  
三卿  
並將  
去同  
乎

景二十一年  
平四年  
五十四  
奔  
亦告  
則亦  
聞我  
伐黑  
王黑  
敗又  
鮑分  
伐陳  
故也  
氏日  
月季  
前已  
舍下  
中軍  
矣年  
曷為  
猶以  
三卿  
並將  
去同  
乎

季氏毀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一家各有其一至是

季孫身為主將二子各率一軍為之副

書平子則季孫也兵而叔仲副之也

叔孫氏乃臨事所置之帥

兵每有征伐三家各將其兵以行

見叔孫舍之賢雖曰家則三軍固在其日

欲中分魯國之眾為已私耳以為復古

公以來既作三軍地皆三家之土民皆三家之兵

一軍出各將其所屬而公室無與焉

軍而三卿並將舊額固存矣

得為政也

春秋左傳卷之六

哀元年取晉  
棘蒲不書

戊子晉侯彪卒

彪彼虻反平公也  
在位二十六年子夷

及何晉人辭之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晉人皆曰人葬人勝人薛人把人也

月甲子宋公成卒

成子佐嗣是為元公也  
在位十四年

四年何休謂昭公取吳子之則皆不書事與月此年書十

二月宋公卒而脫冬一字則傳受承認而

漏之耳况經无取孟了之文安得妄說耶

十有一年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

宋平公

月丁巳楚子

虔誘蔡侯

般殺之于申

楚公子棄疾帥

師圍蔡

左氏曰楚子在申召蔡侯其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幣

重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

甲饗般於申執而殺之

疑若無罪春秋深惡

子般弑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

而立昭元年使大夫會諸侯四年同楚子諸侯會申又

會伐吳五年再會伐吳

以爲有罪則君列諸會矣雖大節之罪萬世不貸然

楚虔屢寵之以會禮今利其國願用說謀詐可辭以

楚虔屢寵之以會禮今利其國願用說謀詐可辭以

楚虔屢寵之以會禮今利其國願用說謀詐可辭以

楚虔屢寵之以會禮今利其國願用說謀詐可辭以

酒而戕之烏在其為討賊哉楚莊殺微舒循走中國

變為夷狄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唱天下奉詞

致討執般於蔡討其弑父之罪而在官者無赦焉討

其弑君之罪而在官者無赦焉謂討其與弑君

於蔡眾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

惡乎今度本心欲圖其國不為于德討賊舉也而又

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

貪得一時流毒於後棄疾以是殺戎蠻昭十商鞅以

是給徒亥魏將夫去商君傳秦孝公使鞅將兵伐

欲與公子面相見盟樂而能兵印以為然乃與會

盟而飲鞅伏甲襲秦人以是劫懷王王遺懷王書曰

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

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詭謀詐力徼倖勝之

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反亂如代

宗之圖思明其終當叛亂勸上以烏承恩為范陽節

和十四年所州役卒王弁作亂朝廷派兵討之恐

刺中賜告身中使給之弁即日發所存城其導從遂

同楚子愛誘殺蔡侯般彼列國也孔子猶深味於春

賊之惡其誘討也况為天子而誘匹夫乎

味於春

秋垂戒之旨矣國之何為其不可乎楚子內利其國外託詩罪故不許其誘而責其詐也夫以大國之力而討小國之逆當聲其罪而伐之倡大義於天下今乃誘而殺之雖曰討賊實取其國蔡侯之罪自不容誅楚子之惡亦已甚矣棄疾不能諫止又帥師圍蔡此不待賊絕而思見者也也以賊討賊何辨曲直况楚子非真治般志在滅蔡也故春秋書楚子庚蔡侯殺同姓不名邾文公用鄆子未嘗名之楚處何以為名以夷狄殺中國甚矣蔡般夫之所得討也局為謂之夷侯於是滅陳蔡是之謂討賊欤殺中國之君大夫故國君見殺者如鄆子戎蠻子桓不名蔡侯何以名自楚商臣而下弑父无討者必若蔡般殺以他故而後見焉尔故名之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公羊傳昭公之母也君氏曰胡敬婦之嫌齊婦則襄公之妾也大蒐于比蒲公羊傳比音毗也妾母故夫人義見成風大蒐于比蒲公羊傳比音毗也

叔向曰魯公室其甲乎君有大喪國不發蒐有三年之喪而无一日之感國不顧也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也親也無甲乎始其失國公羊傳簡車徒也鄭曰比蒲魯南鄙之地

其曰大蒐越禮也公羊傳曰大蒐者天子之制也八徒日眾也矢蒐雖素定然公以夫人之喪不自備也而大蒐不發則是一家者以馳騁田獵間君喪也公羊傳曰蒐于比蒲故書曰大蒐君有君有大喪三家復大蒐于比蒲故書曰大蒐君有

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公羊傳曰何以大蒐非禮也君有三綱軍政之本君執此以馭同御其下臣執此以事

其上政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二年之感而國不廢

一日之蒐公羊傳曰歸氏雖非嫡母魯君既尊以

強家之不忘君故智者知公室之將卑乾侯之禍不旋踵而作春秋繼夫以薨而書大蒐以其同在此一月之內也則無本矣然則君有重喪喪不貳事文見十六以

簡車徒為非禮也乃有身從金革而無避者子夏曰

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无辟也者非與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獨何歟曰喪不戴事大比志而簡車徒則廢

其常可也有門庭之寇而宗廟社稷之存亡繫焉必

從權制而無避矣伯禽服喪服武王之喪徐夷並興

至于東郊出戰之師與築城之役同日並舉見費誓度

待洛緩急輕重蓋有不得已焉者矣晉王克用蒙梁

兵壓境而莊宗決勝於夾寨對薄反周

即王位梁夾城兵聞晉有大喪必解王乃出兵上周

太祖殂音契丹入寇而世宗接戰於高平東漢

世家顯德元年太祖崩世宗即位劉晏聞太祖晏駕請兵于契丹契丹以十萬助晏晏自將兵三萬趨潞

州世宗親征與契丹戰于高平若此者君行為顯親非不顧也

臣行為愛君非不忌也惟審於緩急輕重之宜斯可

矣君有喪所葬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有喪所葬卒哭而發講武

仲孫矍會邾子盟于侵祥矍子燹反又七林反侵祥

邾莊公盟于侵祥修好盟于侵祥侵祥地

當昭公有喪而講鬼禮仲孫背齊歸之殯而從會盟魯

之臣子於君親及矣盟于侵祥始也盟者何忌盟技

州也何忌盟自邾倚齊靈屢致兵於魯魯藉晉之強弱

可知矣盟于侵祥邾矍自邾倚齊靈屢致兵於魯魯藉晉之強弱

奔邾受城紂之奔仇隱益深至同盟重立齊晉既喪

之常何獨於有喪○秋季孫意如會晉昭韓起齊景國弱

宋元華亥衛靈北宮佗鄭簡罕虎曹武人杞平人于厥

慙作徒河反厥慙慙作岳銀慙慙魚斬反

按左氏楚師在蔡晉荀吳曰不能救陳又不救蔡物無以親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於虜用之會于

厥慙謀救蔡也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慙慙不果救

文十五年晉靈公帥八國之諸侯盟于扈春秋略而

不序者謀伐齊而不克定其亂也商人襄公三十年

叔孫豹會十二國之大夫于澶淵諸國之大夫皆稱

人魯卿諱而不書者視蔡亂而不能討其賊也般

今楚將滅蔡請于楚而弗許晉之不能亦可知矣吳

云曷為諸國猶序而大夫無貶乎扈之盟晉侯受賂

弗克而還音諸侯略而不序亡也扶問義利之分反

也澶淵之會謀救宋災而不討蔡罪大夫貶而稱人

魯卿諱而不書失重輕之別筆也亡義利之分

為不仁失重輕之別為不智今晉與諸侯心欲救蔡

而力弗加焉則無惡也凡此見春秋明義利審重輕

以恕待人而不求其備矣襄也亡義利之分

天下之兵畏不敢殺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楚益強

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罪也

秋書八國大夫會厥慙於楚師圍蔡之後滅蔡之前

則中國失救患之義雖微傳其事者矣夫恃強并弱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

必待賤絕以見罪惡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

郊婦姓也不歸也○冬十有一月丁酉楚靈師滅蔡

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有冠作友○冬十有一月丁酉楚靈師滅蔡

性不相為用况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以

之易反以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者世

子無降胡紅反服之狀強執以歸而虛用之也

而以歸未有言執者言執非臣之辭也是故均之

為滅國也嘗臣之矣書以沈子嘉歸殺之未嘗臣之

也書曰執蔡世或以為未踰年之君其稱世子者不

君靈公故不成其子非也楚虔殺蔡般棄疾圍

其國凡八月而見滅世子在窮迫危懼之中固未暇

立乎其位言世子有者有未立也父殺匡圍

安得以為未踰年之君而稱子也假使立乎其位而

般死於楚其喪未至不斂反力不葬世子亦不成乎

為君矣然世子繼世有國之稱必以此稱蔡有者父

母之仇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於力屈

就擒虛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矣世子之道得矣

謂也○冬十有一月丁酉楚靈師滅蔡

道之謂也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世子友守國楚師

圍之八月而克之不能服於是乎虛用之古者父母

之仇不與共天下寢苫枕塊終身則友之為者盡於

力也滅國而用世子者怒其拒師之父也而即夷狄必

為牲也夫蔡本中國之諸侯乃背中國而誘夷狄必

然則夷狄何補於蔡哉此乃世無人君之義也



滅之也師曰春秋書滅國多矣未有如此其甚者  
聖人詳其始末而記之書誘書殺書圍書執書用蓋  
以傷中國之微而深惡夷狄之暴也國誘申无字稱  
用諸侯則出子有已嗣君位矣特以其父誘死於外  
其國被圍於內狼狽憂虞未能備為君之禮且書出  
子者又以著出嫡之正也○**初民曰**公羊云其稱出  
子何又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予謂不成其子而稱出  
子義與文反都忽亦稱出子豈復不成其子哉又曰  
用之築防此似  
兕戲非可信也

**釋** 景王十有二年 昭二 魯景十八 魯靈五 齊威  
五年 宋元二 齊哀七 楚 春齊 景 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

**陽** 齊高偃納北燕伯欵于唐因其眾也○**梁傳**納  
三年燕伯出奔齊今因唐眾欲納之故得先入唐不言  
于燕未得國都也偃高偃孫陽即唐燕別邑中山南  
唐縣也唐縣今屬保定路○**前**諸侯失國諸侯納之  
正也大夫納之非也○**梁傳**曰燕伯出奔名而納之不名  
其罪未至如衛朔鄭突○**梁傳**曰燕伯入陽與衛獻入夷  
儀皆以亂臣迫逐而出因大用之力以入於其邑皆不

名所以正君臣之分○**梁傳**曰于陽內弗受也衛侯朔入  
衛不言納納頓子不言奔奔且言納者北燕伯欵衛出  
子朔賸也是內弗受之辭也○**梁傳**曰公羊云伯于陽  
者公于陽生也非也公羊謂孔子作春秋用百二十國  
此殘缺乎○**三月壬申鄭伯嘉卒**簡公也在位三十  
定公高氏四鄭去中國即楚久矣至於簡公乘晉悼之  
方與以國反正遂息諸侯之兵子產相之○**梁傳**曰  
蒙其惠蔚為春○**夏宋公**元使華定來聘也○**梁傳**曰  
始以卿共平公之葬故宋○**公如晉**昭至河乃復也○**梁傳**曰  
元公嗣位而即使來聘也○**公如晉**昭至河乃復也○**梁傳**曰  
之役苦人懇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  
子慈遂如晉晉曰梁曰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然公  
有夫人齊婦之喪未及練祥而出行朝禮已不立矣雖  
微季孫氏其能遂乎○**梁傳**曰魯受莒之叛臣叛邑敗其  
師伐其國又取其地然皆季氏之所為明年晉人執意  
如亦知其罪之所在而公每至晉輒為所卻豈晉之諸臣  
曲為季氏之地公何有○**五月葬鄭簡公**○**梁傳**曰三  
葬而不能以自仲欵○**五月葬鄭簡公**○**梁傳**曰三  
靈 殺其大夫成熊若教之餘也遂殺之或謂成虎於楚

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云云懷寵也  
以清忌信謔殺無罪之大夫故以累上之解書之

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愁出奔齊季平子立而不

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

位我公以贊為公臣子仲許之叔仲小南蒯公子愁謀季

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邠聞費叛遂奔齊

奔師有三公孫叔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未將命

也愁與南蒯謀季氏告公而遂得公如晉南蒯以費叛

則愁有○楚子靈伐徐楚子狩于州來次于穎尾

尹喜帥師圍徐以恨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

伐其○晉伐鮮虞晉荀吳為會齊師者假道於

國也○晉伐鮮虞晉荀吳為會齊師者假道於

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脩備晉荀吳自若雍

以上軍侵鮮虞及中入驅衝競大獲而歸穀梁傳其曰

晉狄之也穀梁傳其曰

美少之道也穀梁傳其曰

在戰國為中山國穀梁傳其曰

假道於虞以滅虢也穀梁傳其曰

左氏曰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鮮虞遂入昔陽

都冬書晉伐鮮虞狄之也獻公假道於虞以滅虢因

執虞公則以師與人稱之今晉雖為護文元反

可罪也而狄之不亦過乎楚奉孫吳討陳因以滅陳

誘蔡般音殺之因以滅蔡晉人視其殘虐莫能救則

亦已矣而效其所為以伐人國是中國居而夷狄行

美少之道也  
在戰國為中山國  
假道於虞以滅虢也  
左氏曰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鮮虞遂入昔陽  
都冬書晉伐鮮虞狄之也獻公假道於虞以滅虢因  
執虞公則以師與人稱之今晉雖為護  
可罪也而狄之不亦過乎楚奉孫吳討陳因以滅陳  
誘蔡般之因以滅蔡晉人視其殘虐莫能救則  
亦已矣而效其所為以伐人國是中國居而夷狄行

下孟也  
反也特書晉深罪之也楚滅陳蔡而晉不救力誠不能  
諸侯也故人之所以為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信義

而已矣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禽獸逼人  
將相食自春秋末世至于六國亡秦變詐並興傾危  
成俗河決魚爛不可壅而收之史素始皇紀何決不  
全皆失信棄義之明驗也春秋謹嚴於此制治去未  
亂技本寒源之意豈曰過乎因不日偽會齊師而假  
秋而何夫博信明義中國之道攻夷狄亦狄道常  
道也晉中國也鮮虞夷狄也晉恃中國之道反行夷  
道之事故書晉以狄之應人之所以遠於夷狄者惟  
在於義利誠偽之間耳中國一失則遂入於夷狄可  
不慎哉傳曰晉主諸侯之盟春秋之狄秦以晉故  
也狄鄭亦以晉故也則其狄晉何晉之君卿无中國  
之志也楚度弒君之賊也而執齊慶封於陳招殺蔡  
侯般假討賊之名以盟諸夏而晉傳年有事於狄鮮  
虞吳入郟於越入吳晉猶圍鮮虞也詳於狄事而不  
詳於楚則晉无中國之志也於是狄晉是故自成衰  
之春秋晉雖或競於楚魯之不書也而敗狄于交剛

于大鹵滅赤狄潞氏甲氏及留吁則詳志之而滅肥  
不書滅潞不書莫重於狄晉尚狄晉矣餘不足書也

春秋卷第二十四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or seal, possibly reading '國史館藏'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History Commission).

Small square seal impression, like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stamp, containing the characters '國史館藏'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History Commission).

